

藏語組繫動詞 red 的語法化*

邵明園

首都師範大學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7(5) 679–715
© The Author(s) 2016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6645742
lin.sagepub.com



藏語組中部語塊、東北部語塊及東南部語塊中普遍存在繫動詞 red，用以表達「向他者」的示證和情態意義，從而與表達「向自我」意義的 yin 形成對立。古藏語中 red 只有實義動詞的用法，義為「變成、變作」，其後在不晚於 14 世紀的文獻裡，在東南語塊的木雅地區已經明確語法化為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與之相應的是，古藏語時代繫動詞 yin 和終助詞 -o 存在「語用－情態」功能的對立，yin 因為經常用於否定句中，因此具有了較多主觀判斷、主觀強調的語氣，從而與終助詞 -o 表達的直陳語氣相對立。而在至遲不晚於 14 世紀的口語中，隨著終助詞 -o 的消亡，red 逐漸取代了其位置並進而與 yin 形成對立，從而逐步發展了較為嚴格的表達「向自我」和「向他者」意義的系統區別。

關鍵詞：藏語組語言，繫動詞，語法化，示證範疇，向自我

1. 緒論

現代藏語組語言普遍存在繫動詞表達示證和情態的功能（金鵬 1958, 1979, 1981；謝廣華 1982；DeLancey 1985；Haller 2000；Bielmeier 2000；Hongladarom 2007:17–44；Zeisler 2000, 2012；邵明園 2014），雖然各個語言其繫動詞詞彙形態不同，但在結構和功能上卻表現出很大一致性。其中廣泛存在於中部藏語塊、東北部藏語塊、東南部藏語塊中的繫動詞 red 和 yin 及其組合結構 yin-ba-red、yin-ni-red 或 yod-red 等即是非常顯赫的形式，而其他幾個藏語塊絕少有 red 的分佈 (Bielmeier 2000; Zeisler 2000; Tournadre & Jiatso 2001; Kelly 2004:237–238; Hildebrandt 2004:87–89; Tournadre et al. 2008)。上述三個語塊人口占了藏語組語言使用人口的

* 本文論述部分及列舉例證時書面藏語均採用基於標準書面藏語正字法而創設的威利羅馬字母轉寫方案 (Wylie's Romanization system)，並略作修改，將其中的 ' 改為 v。藏文傳統標點符號單垂符「།」轉寫成「/」，而雙垂符「།།」轉寫成「//」。對於從一個長句中析取出來的句子，則句末附加……表示。轉寫書面語音節界限用「.」標記，而人名地名書名等專有名詞則不用音節符號，另外有聲調的口語讀音也不用音節符號。現代口語讀音正文中用 IPA 放在「//」來標示，舉例時則直接用 IPA 標記。構擬形式採用*標記，同時*放在句子前表示該句不成立。文中現代口語語料除特別說明外，概有筆者調查所得。本文寫作承蒙業師意西微薩·阿錯教授指導，另外南開大學文學院昂沙拉加博士、郎傑扎西博士、周春暉博士審閱了初稿和語料。匿名審稿專家亦提出了諸多非常有益的修訂意見。謹對上述師友致以誠摯謝意！文中不妥之處概由筆者負責。另外，本課題受到南開大學阿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藏語方言的重音及相關韻律問題研究」（專案號 13AYY008）及南開大學百名青年學科帶頭人計畫專案「藏語康方言若干特色方言研究」的資助。

絕大多數，也是繫動詞 red 主要使用區域。本文即對上述語塊中繫動詞兼助動詞 red 結合歷史文獻和現代語言/方言，力圖探求其從古藏語到現代藏語組語言/方言，從詞彙動詞到時體助動詞的歷史演化軌跡和演變機制，從而加深我們對藏語形態句法，尤其是繫動詞表達示證和情態範疇歷史演變的認識。

本文論述部分對藏語史的分期，採納西田龍雄(1987)的觀點，而在名稱上稍作修改，將藏語史劃分為古藏語時期 (Old Tibetan, 7–10 世紀)、中古藏語時期 (Classical Tibetan, 10–17 世紀)、近代藏語時期 (Early Modern Tibetan, 17–19 世紀) 和現代藏語時期 (Modern Tibetan, 18–21 世紀)。有文字語言的歷史分期都面臨著「語」和「文」的協調問題，藏語「言文不一」的傳統至今延續，同樣面臨此問題。鑒於藏語歷史形態句法仍缺乏大量基礎研究，上述分期可以認為乃具有參考價值而非確定不移的。本文對藏語組語言的分類，採納 Tournadre (2013) 的標準，即在藏語組 (Tibetic Languages) 之下，區分中部語塊 (Central section)、西北語塊 (North-Western section)、西部語塊 (Western section)、西南語塊 (South-Western section)、南部語塊 (Southern section)、東南語塊 (South-Eastern section)、東部語塊 (Eastern section) 和東北語塊 (North-Eastern section) 的分類方式。

本文章節安排如下：第 1 章緒論，提出研究問題和目標。第 2 章從類型學角度概述繫動詞的句法語義功能，並對繫動詞 red 的研究進行綜述。第 3 章結合歷史文獻和現代藏語詳細討論 red 的語法化路徑。第 4 章對 red 形成的「語言接觸擴散說」進行評議，並進一步分析 red 是如何與 yin 在語義 – 語用方面形成對立的。第 5 章小結，概述本文基本問題，並提出後續研究設想。

2. 繫動詞句法語義功能及藏語繫動詞 red 研究綜述

2.1 繫動詞句法語義功能

繫動詞 (copula verb) 和處所 – 存在動詞 (locative-existential verbs) 在不同的語言中往往有類別的分合。藏語兩者有嚴格的區分，本文研究的即是前者。它沒有語義內容，不能在句中獨立作謂語，必須和後面的表語一起構成句子的複合謂語。繫動詞連接主語和表語，這種結構中的表語是說明主語性質、狀態、類屬和特徵等情況的，所以亦稱其為主語補足語。

繫動詞的定義實有廣狹之分。Crystal (1997, 2000:88) 主要定義的即是 be 動詞，而把 become 等詞當做類繫動詞來看待。Pustet (2003:5) 在參考 Hengeveld (1992:32) 和 Stassen (1997:65) 對繫動詞研究的基礎上，將繫動詞定義為「繫動詞即特定語言中與特定句法項一起充當謂語核心的語言成分，它不給其參與構造的謂語短語增加任何語義內容」。而廣義定義把聯繫主語補足語、具有一定語義內容的詞，如 become、went、go 和 turn 等等也包括在內。不過鑒於這部分詞的特殊性，其通常又稱為「准繫動詞 (semi-copulas)」。恰如 Pustet (2003:5–7) 和 Hengeveld (1992:35–36) 所指出的，這類詞在語義上處於繫動詞和實義動詞 (full

verb) 之間，且給謂語增加語義內容，而且還常常用來表達體 (aspect) 的意義。是故本文採用 Pustet 的狹義繫動詞定義，而將 become 等詞視作動詞來看待。

探討繫動詞的歷史來源同樣是件非常有意義的課題。從跨語言的角度來看，繫動詞通常來自動詞形式 (verb) 和代詞形式 (pronoun) (Hengeveld 1992:237; Stassen 1997:90; Pustet 2003:54)，Frajzyngier (1986) 還論證了前置詞 (preposition) 亦可演變為繫動詞。語法化為繫動詞的動詞主要有表達「處所 (location)」、「領有 (position)」和「存在 (existence)」義的動詞，及表達「作」義 (do/make/build)、「發生」義 (happen/occur)、「變/去」義 (go/turn into/come/become) 和「表現/類似」義 (act/like) 的動詞。Hengeveld (1992:245, 253–254) 同時還討論了泰語 (Thai)、班巴拉語 (Bambara)、巴斯克語 (Basque)、緬語 (Burmese) 和西班牙語 (Spanish) 等語言中繫動詞經由上述不同語義類動詞語法化而來的情況。對恩加拉卡語 (Ngalakan) 中的繫動詞 *men* 和土耳其語 (Turkish) 語中的 *olmak* 兩者由狀態變化義動詞語法化過程也進行了討論。原始印歐語 (Proto-Indo-European) 中的 *bhū (「變成」) 也在後世演變成了類似繫動詞的標記 (Lehmann 1982:137)。實際上英語的繫動詞 *be* 即是由此變來的¹。下面我們將看到，現代藏語中的繫動詞之一 *red* 同上述緬語和土耳其語等語言一樣，是由表狀態變化義動詞語法化而來，具有跨語言的類型共性。張軍 (2005:41–46) 總結了漢藏語中繫動詞來源的三種模式：「有」類、「成」類和「對」類三個來源。因此按其標準 *red* 屬於他所劃定的「成」類（不過他並沒有討論到 *red* 的歷史具體來源問題）。

除了繫動詞歷史來源，特定語言中繫動詞結構系統和功能也是類型學研究中的重要方面。有的語言是單繫動詞系統 (single copula)，只有一個完全繫動詞，如英語的 *be*，漢語的「是」，而有的語言卻是多繫動詞系統 (multiple copula)，如 Pustet (2003:45–53) 所舉拉勾達語 (Lakota)、努爾語 (Nuer)、班巴拉語 (Bambara)、泰語 (Thai)、西班牙語 (Spanish)、巴拉薩努語 (Barasano) 等，都是多繫動詞結構。還有語言為零繫動詞 (zero copula)，如西藏境內的格曼語 (李大勤 2002:194)。藏緬語也普遍存在多繫動詞結構，如嘉絨語 (向柏霖 2008:303–305)、羌語 (黃成龍 2007:88–89)、崩尼-博嘎爾語 (歐陽覺亞 1985:43–45)、倉洛門巴語 (張濟川 1986:60–62)、景頗語 (戴慶廈 2012:103–105) 等。現代藏語組語言普遍是多繫動詞結構 (詳見緒論首段所引文獻)。

多繫動詞語言的繫動詞功能差異，不同語言所受影響因素不盡相同。統而言之，與形態、人稱、疑問語氣、生命度、焦點語用、名詞語義等因素有關。藏語組語言繫動詞的區別，與人稱、動詞自主性和認同等第 (empathy hierarchy)² 等語義、語用和認知等因素有關，

¹ Jespersen (1924:131) 認為英語的「動詞 *be* 在長期演變過程中漸漸失去其較具體的意義 (grow「生長」)，而變成繫動詞狀態。它原先接表語的方式與現在許多其他含義更為實在的動詞接表語的方式一模一樣」。

² 認同等第 (empathy hierarchy) 即在語言中，說話者言語行為所涉及個體 (我、你、人、物) 等在說話者的心目中是不平等的，存在語用和認知上的等第區別，而這種區別語法化程度越深，越可能對語法結構產生影響。現代藏語體現認同等第最典型的成分是繫動詞及其結構。認同等第和句法之間關係的論述詳請參考 Silverstein (1976)、Kuno & Kaburaki (1977) 和 DeLancey (1981) 學者的論文。

且內部還有一定差異性。而尤其重要和有價值的是，藏語組語言多繫動詞結構還可以經由文獻和方言的比較，發現其不同歷史時期結構和功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這為探討多繫動詞結構的形成提供了良好視角，這是絕大多數無文字歷史的藏緬語所不能比擬的。藏語 red 的產生即佐證該對立統一現象的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2.2 藏語繫動詞 red 研究綜述

關於 red 的語義、功能及通行地域，學者已有部分研究。成書於 1467 年的 *Lishivi Gurkhang* (漢譯《丁香帳》) 一書中，收有 red.pa 一詞，以 grub.pa 注釋，即為「完成、成功」之義 (grub 為非自主動詞，與自主動詞 sgrub 相對)，但該著中並未提到 red 有完全繫動詞的功能 (Skyogsston Rinchen Bkrashis 2000:78)。Csoma de Kőrös (1834:237) 以 ready 「完畢、完結」注釋 red.pa，且亦未有 red 作繫動詞的記載，這可能反映了拉達克 (Ladakh) 地區藏語組語言的特徵³。Jäschke (1881:535) 除沿襲 Csoma de Kőrös 的注釋外，另外列出了 red 作繫動詞的功能，且認為該功能見於衛藏方言和斯必提方言 (Spiti)，書面語中少見。Das (1902:1191) 為 red 列了兩個義項：1. 助動詞和繫動詞。通行於中部和東部藏語，很少見於書面語中。2. 完成、完畢。Das 認為 red 還見於 15 世紀的 *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Chenpo Milaraspavi Rnamngur* (漢譯《米拉日巴傳》) 中，但他並未舉例。不過 Oisel (2013:91) 以《米拉日巴傳》和現代藏語拉薩話為材料，在討論書面語及現代方言中常用的幾個助動詞來源時，卻並未提到《米拉日巴傳》中存在 red。

關於 red 最早出現的文獻年代及語源，各家實有不同說法。Saxena (1997:298，註腳 18) 提到中古藏語文獻《米拉日巴傳》中尚無繫動詞 red 的使用記錄，她也未指出 red 語源問題。山口瑞鳳 (1998:355–360) 指出 red 乃由動詞 red 「變化、變作」演變而來，其作繫動詞反映的是口語的變化，表達「對象位相」功能⁴，十五世紀後半葉始見於文獻，他並以 *Mkaspavi Dgavston* (漢譯《賢者喜宴》) 為例說明。Denwood (1999:273，註腳 1) 認為 red 在 12 世紀前的《拔協》中有「變化」的意思，但無表述說話者視角的示證功能，也無繫動詞的功能。周煒 (2000:150) 認為吐蕃文獻中到底有無 red 尚存疑問，且 15 世紀的《米拉日巴傳》中也還沒有 red 這個詞。Tournadre & Jiatso (2001:66–67，註腳 18) 認為 red 主要見於現代書面藏語及現代方言中，中古藏語之前的書面語中絕少 red 的用例，且中古藏語中的繫動詞 yin 和存

³ 因為 Csoma de Kőrös 是在拉達克地區的桑喀地方學習的藏語，而該地區的藏語中 red 並未有作繫動詞的功能。詳見下文第四章的介紹。

⁴ 「對象位相」和「主體位相」相對，是山口瑞鳳先生結合古今藏語語法而提出來的一個理論，用以解釋藏語中繫動詞、存在動詞及一些助動詞的句法-語用功能。「主體位相」即「表達說話者或寫作者對自己或與自己有關的人或事物的主觀認定、判斷和推測」，而「對象位相」即「表達與敘述者或寫作者無關的客觀存在的事物時所做的認定、判斷和推測」(山口瑞鳳 2002:241–247)。

在動詞 *yod* 等也不似現代藏語那樣具有表達「向自我」(egophoric)⁵ 和示證功能 (evidential function)。但他們並未列舉中古帶 *red* 的例句予以說明。

我們認為吐蕃文獻中沒有繫動詞性的 *red* 是比較肯定的，但對中古藏語文獻《米拉日巴傳》中沒有 *red* 持不同意見。我們在其中檢索到一例 *red* 的用法。雖然僅此一例，但可以肯定為繫動詞⁶。如下例句所示：

(1)	bla.ma-vi	zhal-nas	de	ka-red-zer/	mkhar
	上師-屬格	嘴-從格	那	哪個-繫動詞-引述	城堡
	bcu.thog	longs-nas	chos	ster.ba-r	byas-pa.yin.pa-s
	十層	完工-接續詞	佛法	給-止格	說:完成-助動詞 ⁷ -接續詞
	bcu.thog	ga.re	gsungs/		
	十層	哪個	說:完成		

(師母說快給這孩子傳點法吧，不是開始就說房子修完了就傳法的嗎?) 師父說：「是那樣的，我是這樣說過，等十層樓修完了就傳法。可十層樓在哪兒呢？」
(《米拉日巴傳》1981:69–70)

de ka-red [那 哪個-繫動詞] 語義為「哪個」，為「主-表-繫」結構，該結構在東北語塊安多語中也是常見的。因而，該句中 *red* 做繫動詞是可以確定的。

⁵ Tournadre (1991:97, 註腳 14) 最早提出「向自我」(egophoric) 和「向他者」(heterophoric) 的概念，並且認為這和藏族學者所使用的一對新術語 *rang.ngos* 「自己一方」和 *gzhan ngos* 「他者一方」非常吻合。綜合 Tournadre (1991 (註腳 14), 2001, 2008) 的分析可知，「向自我」和「向他者」是個語義一語用概念，「向自我」通常或直接或間接，或通過預期語用原則 (anticipation rule) 等而與第一人稱相關，其經歷、參與或涉身某事之中，往往具有對所述事件、行為、關係或屬性的確知性、熟識性，也通常具有自主自控性，是一個以「現在」、「這裡」和「自我」為參數的指示中心 (deictic centre)，而不管在給定句子中擔當何種句法地位（如做主語、直接賓語、間接賓語甚或「旁價補足語」(circumstantial complement)）。「向他者」即與上述「向自我」相反的所有情形。Tournadre & Jiatso (2001:75) 在分析拉薩話時指出，「向自我」一方面可以和感知 (sensorial)、推測 (inferential)、非親知 (indirect) 及聽說 (hearsay) 等示證範疇並列，同時後面這些範疇還可作為整體而與「向自我」構成一個二分系統。他雖然並未明確將感知、推測、非親知及聽說等定義為「向他者」，但其上述分析事實上已經蘊含了此思想。其後 (Tournadre 2008:298)，他明確提出了信息領域 (field of knowledge) 和信息獲取途徑 (access to information) 區別，前者分 *personal* 和 *non-personal* 兩類，後者分 *sensory* 和 *inferential* 兩類。*personal* 和 *non personal* 實即之前「向自我」和「向他者」的另一種表述。「向自我」和「向他者」在藏語中是通過一系列繫動詞、存在動詞、助動詞或上述詞類的組合形式來體現的。「向自我」和「向他者」每個下面還可以具體分為不同的子系統和意義。如「向他者」這個領域中，有繫動詞 *red*，用以表達遠離指示中心的客觀敘實意義 (factual)，助動詞 *song*，用以表達感知意義 (sensory)，助動詞 *bzhag*，用以表達推測意義 (inferential) 等等。而繫動詞 *yin* 屬於「向自我」，表達以說話者為指示中心的主觀斷言義。

⁶ 據周煒 (2000:62) 其研究版本是中央民族大學藏定日版《米拉日巴傳》，只收傳記不收道歌，共 153 頁。我們目前暫未見到此版本，我們使用的是 1981 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據德格版印刷的傳記和道歌合集版。這句話是否也出現於定日版中我們不得而知，亦或周先生沒有注意到這個用例也是可能的。

⁷ 書面語中的助動詞主要用於傳達時體和情態，以下同，我們不詳注釋。

現代藏族學者 Rnamrgyal Tshering 在其所著 *Bodyig Brdarnying Tshigmdzod* (2001:535, 漢譯《古藏文詞典》) 中收錄有 red.pa 一詞, 釋義為「grub.pa: 是; 完成」。而我們根據對吐蕃時代文獻的檢閱, 發現句法上作繫動詞功能的 red 在敦煌藏經洞文獻、吐蕃金石文獻和簡牘文獻中都未見用例。所以 Rnamrgyal Tshering 將 red 的意思之一釋為「是」並不準確。雖然作者在「前言」中說, 「收集在本詞典中的詞目」「都是藏文釐定新語之前的古詞」, 而這可能並不可靠。Dmudge Bsamtan (2005:86–87) 在藏語傳統語法的「tshig.phrad」(虛詞) 中討論了 yin 和 red 的不同, 這是我們所知藏文語法著作中少見的對此問題的研究。不過他引用的例子是現代口語, 也未提及 red 的詞源問題。張軍 (2005:85) 認為藏語 red 的產生未必是實詞(比如動詞)虛化的結果, 而有可能是語法系統類推的產物。但他僅僅是推測, 並未進行任何論證。

另外, 武內紹人 (1990) 關於 red 在藏語組語言中的分佈演化的觀點值得特別考慮。他認為 red 做繫動詞首先成熟於 18 世紀東北部的安多話中, 然後向中部衛藏和東南部藏語擴散, 也即這些地方的 red 是語言接觸帶來的。他同時對 red 的形成機制進行了擬測, 認為其是對終助詞 -o 的功能替換。Bielmeier (2000:121, 註腳 32) 贊同武內紹人關於 red 接觸擴散的觀點。

由此可見, red 的詞源問題, 尤其是 red 做繫動詞成熟的年代, 學者仍存在較多分歧, 而 red 由詞彙動詞語法化為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機制和動因也缺乏基本研究。red 的「接觸擴散說」也需要重新檢討。另外, 繫動詞在現代藏語組中往往還是表達「向自我」和「向他者」這一示證信息領域 (field of knowledge) 區別的語法形式之一 (Tournadre 2008:298), 而在繫動詞根為 red 和 yin 雙分系統的現代藏語組語言中, red 通常屬於「向他者」的示證領域而 yin 屬於「向自我」的示證領域, red 在「向他者」之中具體表達基於遠離指示中心 (deictic centre) 的客觀視角敘實和斷言的語義 (factual and assertive), yin 則在「向自我」之中表達以第一人稱「我」為指示中心的主觀斷言義。red 和 yin 的這種示證對立是如何形成的也缺乏深入研究。

因而, 本文將主要針對上述問題進行詳細研究, 嘗試進一步解決上述疑問。

3. 繫動詞兼時體助動詞 red 的語法化過程

藏語組語言分佈地域廣大, 它們共有原始祖語。藏文乃西元 7 世紀基於中部地區的藏語創制的, 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吐蕃以降, 隨著族群的遷移變動和語言自身的發展演化, 形成了分佈地域廣泛而內部差別較大的語言和方言形式。鑒於書面語不能備載各類語法形式, 加之藏語組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 因而比較不同語言和方言, 並結合書面歷史文獻來比較構擬, 是一條合理有效的途徑。因而構擬某個語法項的語法化歷程, 藏語書面語和現代語言和方言具有同等價值。本節對 red 的構擬即採取此類思想和做法, 以 red 的不同語法化階段為綱, 而輔以現代藏語組語言/方言及書面語材料。

概述之，現代藏語組語言和方言中常見的繫動詞形式 *red* 在吐蕃古藏語文獻中，只有詞彙動詞的用法，且只發現兩例。而在 10 到 17 世紀的中古藏語文獻中，則已經語法化為完全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並且形成與繫動詞 *yin* 在功能上對立分佈的格局（雖然這種對立尚無法分析為如現代藏語組語言繫動詞對立表現得這樣分明）。而中古藏語文獻的這種情形亦延續到今天的書面文獻中。由於典範的文學書面文獻對口語反應的滯後性及藏語分化後口語發展的不平衡性，我們只能近似推測 *red* 在口語中的功能演變情況。屬於東南語塊的康巴語 (Kham) *s*，*red* 除了具有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功能之外，仍然存在詞彙動詞的功能，從而形成 *red* 不同語法功能的共時疊加現象，典型地體現了語法化的層次性和滯後性特徵。而屬於東北語塊的安多語 (Amdo) 和中部語塊的衛地語 (Dbus) 中 *red* 則基本只剩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功能。以下我們分別考察 *red* 在吐蕃藏語、中古藏語及現代藏語組語言中的功能演變情況，構擬其詳細的語法化歷程。

以下論述部分所採用的語料，10 世紀之前的古藏語部分，主要來自 OTDO 資料庫及其他一些資料彙編⁸。*red* 在其中僅僅發現詞彙動詞的分佈，尚無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功能。中古藏語文獻我們選擇了十本代表性著作，其中 *red* 的出現頻率及功能詳述如下⁹ (V 代表詞彙動詞，L 代表完全繫動詞，A 代表時體助動詞。≤ 表示小於或等於)：

〈表 1〉中古藏語時代 *red* 的使用情況

典籍文獻	年代/ 世紀	字數/ 萬字	V	L	A	典籍文獻	年代/ 世紀	字數/ 萬字	V	L	A
《青史》	15	36	0	0	0	《西藏王臣記》	17	7	0	0	0
《西藏王統記》	14	8	0	0	0	《米拉日巴傳》	15	26	0	1	0
《紅史》	14	6	0	0	0	《木雅·嘉央扎巴自傳》	14	11	4	14	10
《雅隆史》	14	5	0	0	0	《拔協》	≤11	11	1	0	0
《柱間史》	≤12	10	5	0	0	《娘氏教法源流》	≤12	16	0	0	0

⁸ OTDO 資料庫，英文全稱為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即「古藏文文獻資料庫」，網址為：<http://otdo.aa.tufs.ac.jp>。除此之外，我們檢索的其他古藏文典籍文獻主要有王堯、陳踐編著《吐蕃簡牘綜錄》(1986)，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1988)，李方桂、柯蔚南譯注《古代西藏碑文研究》(2007)，王堯、陳踐譯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2008)，Frederick William Thomas 編著《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2003) 等。

⁹ 表中藏文文獻為方便起見列其漢文譯名。統計所採用的藏文文獻版本信息詳見文末參考文獻，此處僅給出著作對應的藏文轉寫形式：*Debther Sngonpo* = 《青史》，*Chosvbyung Metog Snyingpo Sbrangrtsivi Bcud* = 《娘氏教法源流》，*Yarlung Jobovi Chosvbyung Bzhugsso* = 《雅隆史》，*Debther Dmarpo* = 《紅史》，*Rgyalrabs Gsalbavi Melong* = 《西藏王統記》，*Bod kyi Debther Dpyid kyi Rgyalmovi Gludbyangs* = 《西藏王臣記》，*Bkavchems Kakholma* = 《柱間史》，*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Chenpo Milaraspavi Nnamgur* = 《米拉日巴傳》，*Minyag Vjamdbyangs Gragspavi Rangnam* = 《木雅·嘉央扎巴自傳》，*Rbabzhed* = 《拔協》。上述著作《柱間史》成書年代不詳，但一般認為不晚於十二世紀，而《拔協》同樣成書年代不詳，一般藏史學界認為其不晚於 11 世紀。Denwood (1999:243) 將《拔協》視同古藏文文獻，認為其約成書於八世紀晚期，彙編於 13 世紀。而我們將其列為中古早期文獻。

3.1 red 的語法化階段之一：詞彙動詞

藏文文獻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 7 世紀，從 7 到 10 世紀的古藏語文獻中，red 只有做詞彙動詞的用例，而未發現其他功能。而且這種功能一直延續到中古書面文獻及現代藏語組某些語言中，最典型的是屬於東南語塊的康巴語中，而在東北語塊的安多語中，此功能基本丟失殆盡。不過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該功能更準確地說，類似於准繫動詞 (semi-copula)，即類似於英語中的准繫動詞 become、get 等詞的功能。它雖則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這意義又比典型的實義動詞弱，而且句法上不可以單獨做謂語。但古藏語文獻中，沒有發現比之語義更加實在的、可以單獨做謂語中心的詞彙動詞用例。如下所示：

(I) 吐蕃古藏語文獻

- (2) bu.pho-rnams-ni/ chi-r byung-ngo/ mo-rnams-ni/
 兒子-複數-話題 狗-止格 發生:完成-終助詞 女-複數-話題
 myi-r byung-nas/ bud.med-dag chig-du red-do//
 人:止格 發生:完成-接續詞 婦女-複數 一-止格 變作-終助詞
 兒子們都變成了狗，而女兒們都變成了人，婦女們都變成了一模一樣的。

(Spanien & Imaeda 1979:626–549, P.T.1283號卷，第612–613行。轉引自 OTDO 資料庫)¹⁰

- (3) chung.ma-la btab-na chung.ma bzang.mo
 妻子-與格 作:完成-假設連詞 妻子 慈善
 zas byas-na rtsI gos byas-byas-na
 飯 做:完成-從屬連詞 甘美 衣服 做:完成(重疊)-假設連詞
 nor-du red de chung.ma-la btab-na bzang/
 財寶-止格 變作 連詞 妻子-與格 做:完成-假設連詞 好
 若卜於妻，則妻賢明。若卜於食，則食甘美。若卜於衣，則衣皆變為寶。若卜於妻，則妻賢明。

(Thomas 1957:140–141, ITJ.0740, 第195–196行。轉引自 OTDO 資料庫)

red 在我們檢索的 OTDO 吐蕃古藏語歷史文獻資料庫及其他吐蕃典籍中只出現上述兩例，上述兩例顯示彼時只有詞彙動詞功能，而沒有古典藏語及近現代藏語中的繫動詞和時體

¹⁰ P.T.1283 號卷子包含兩部分內容，其一是「兄弟問答錄」，其二是「五人維吾爾使節團發往北亞的報告」。原卷中 red-do 實際減縮寫作 redo，這是古藏文常見的便宜合音書寫特徵，我們此處為方便標記和閱讀，分開來寫。另外，書面藏語動詞存在過去時、現在時、將行時和命令式等所謂「三時一式」的變化，本文現在時不予標注，其他則予以「過去、將行、命令」等標示。無「三時一式」形態變化的詞不予標注。以下類同，不復贅述。

助動詞的功能。從上述文獻我們可以看到，red 做詞彙動詞，其典型的句法分佈環境乃是：NP-du-red。吐蕃藏語中出現的這兩例句中 NP，一個是數詞 chig 「一」，一個是事物名詞 nor 「寶貝」，都是體詞性成分。

du 乃是個格助詞形式，它在傳統文法中是被列入 la 類格（細分可以分爲向格、與格、位格、止格等功能，藏文文法統稱爲 la 格）之內來討論 (Karma Situ 2003:49–69)，被稱爲 དེལ (de nyid)，格桑居冕、格桑央金 (2004:74–85) 譯爲「同體業格」。Tournadre (2010) 也將其視作一個格形式，稱爲「目的格」(purposive case)，其功能是指示整體或屬性的變化。DeLancey (2003) 將其命爲止格 (terminative case)。它的形態添接法爲：韻尾 -s 後附加 -su，韻尾爲 -g、-b 和複輔音第二輔音爲 -d 的音節後附加 -tu，-ng、-d、-n、-m、-r 和 -l 之後附加 -du，開音節之後附加 -ru 或 -r。格桑居冕、格桑央金 (2004:75) 將不及物動詞做謂語動詞時所帶的表語稱爲「主補同體」，實即「主語補足語」，表示變化的結果與主語的關係。Hodge (1990:63) 認爲其功能是表「動作的目標」或「事物存在的方式或狀態」，即「X 被視爲 Y」或「X 變爲 Y」。吐蕃藏語中所出現的這兩例 du 都是用作「止格」，聯繫的補語是名詞性成分。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在中古文獻及現代語言中同樣可以聯繫形容詞性成分，而且這個格成分的保留和丟失伴隨並體現著 red 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變化。

(II) 中古藏語文獻

中古藏語時期可以說是 red 語法化的關鍵時期，不僅詞彙動詞功能得以體現和保留，而且完全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功能也完全成熟。不過，這種功能變異在中古典籍中的分佈卻是很不平衡的。

如上述〈表 1〉所示，red 做詞彙動詞的功能，僅出現在《柱間史》和《木雅·嘉央扎巴自傳》兩書中，兩書各出現四例，其他書中未見。red 在《柱間史》中的功能只作詞彙動詞，意爲「變爲、變作」。而在《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則 red 做詞彙動詞所占 red 的用例比重並不高，主要功能是做完全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此兩種功能詳見以下 3.2 和 3.3 的論述）。例句如下所示：

- | | | | | |
|-----|-----------------|-----------------|-----------|----------------------------|
| (4) | rgyal.po-vi | gzi.brjid | che.ba-s | g.yog.mo-s |
| | 國王-屬格 | 神威 | 大-作格 | 侍女-作格 |
| | ma-bzod.pa-r | bshos. bsang-de | yang | mo.rang-gi |
| | 否定-承受-止格 | 食物-那 | 也 | 她-屬格 |
| | yar.log.mar.log | mang.po | byas.pa-s | grang.mo-r red-nas/ |
| | 來來回回 | 多的 | 作:完成-從屬連詞 | 涼-止格 變-接續詞 |

[當她來到陛下跟前時]，被陛下的神威給怔住了，侍女一時慌亂不知所措，[匆匆把食物放在陛下跟前就往回跑]，食物被她端來端去的，早已涼透了，……(《柱間史》1989:239)

- (5) kyi.mi grong bdun-gyi phyi.nang med.pa-r khengs-nas
 「棘」人 莊戶 七-屬格 裡外 無-止格 滿:完成-接續詞
 ci byas kyang vgro-r ma-nyan.pa-r mang-du
 如何 做:完成 也 走-止格 否定-可以-接續詞 多-止格
red-skad/yang de.bas kyang vphel drag-tu **red-nas**
 變-引述,又 因此 又 發展 劇烈-止格 變-接續詞
 dbu.ru-vi stod.smad tham.cad khengs.pa-r gyur-to/
 衛如-屬格 上下 全部 充滿:完成-止格 變:完成-終助詞
 棘人七莊的裡裡外外到處都爬滿了[巨虱], 無論如何都趕不走, 且據說越來
 越多。.....而由此竟使得[人口]劇增, 使得衛茹上下到處都是棘人。(同上,
 第306頁)
- (6) vjig.rten-gyi khams-kyi sems.can grangs.med.pa lan
 世界-屬格 地域-屬格 眾生 無數 次
 sum-du sang.rgyas-dang-byang.chu.bsems.dpav drangs-kyang/
 三-狀語標記 佛祖-並列連詞-觀世音菩薩 邀請-並列連詞
 da.dung sems.can nyung-du ma-**red**-par.vdug-nas
 依然 眾生 少-止格 否定-變-助動詞-接續詞
 sbyan.ras.gzigs snying.rje skyes-nas/
 觀世音菩薩 悲心 生:完成-接續詞,
 世間無數眾生前後三次邀請佛祖和觀世音菩薩, 且人數依然不見減少。其後觀音
 菩薩生起慈悲之心,(同上, 第310-311頁)
- (7) sa thams.cad zhing-du **red**.pa-la thams.cad
 土地 全部 農田-止格 變-接續詞 全部
 smos-nas snyi.ma thag.se gang yod.pa-dang
 耕種:完成-接續詞 麥穗 立刻 任何 有-並列連詞
 土地全部變成了農田, 而且在耕種完後立刻[農作物]就結出了豐碩的糧食。(《木
 雅·嘉央扎巴自傳》2005:268)
- (8) nangs.pa-r bltas.pa-s dar.mo che de rkun.ma-s
 明天-狀語標記 看:完成-接續詞 旗 大 那 小偷-作格
 khyer-vdug yun ring ma-**red**.pa-la khang.pa me-s
 拿-助動詞 時間 長 否定-變-接續詞 房間 火-作格
 bsreg-nas rkun.ma-rnams tshigs-nas shi/
 燒:未來-接續詞 小偷-複數 燒焦-接續詞 死
 第二天, 發現小偷把那大旗偷走了。沒過多少時間, 房子被火燒了, 小偷全部都
 被燒死了。(同上, 第250頁)

red 在《柱間史》中的上述四例，其出現的句法環境可以歸為 $NP_1+AP_2+du+red$ 格式，補語為形容詞性成分。du 包含了語音變體形式 -r、-tu。而出現在《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的第 (7) 例其句法環境為 $NP_1+NP_2+du+red$ ，補語為名詞性成分。例 (8) 雖然 red 所連接的補語為形容詞成分，但卻與《柱間史》的句法環境有所不同，與例 (6) 比較可以發現標記補語的格助詞 du 丟失了，形容詞補語 ring 之後直接附接 red（而這點卻與下述現代康巴語巴塘話中的句法格式是一致的）。鑒於《木雅·嘉央扎巴自傳》明顯的口語性質，這很可能反映了當時口語實際情況的變化。可見在中古藏語文獻中，虛詞 du 連接的補語成分，不僅限於 NP，而且還擴展到 AP，而且聯繫形容詞補語時補語標記還有消失的趨勢，這已經顯示出和現代某些地方語言一致的句法分佈特徵。

(III) 現代藏語組語言

現代藏語組語言中，東南語塊的康巴語中普遍還保留著 red 做詞彙動詞的情形，而東北語塊的安多語（如阿柔話）與中部語塊的衛地語（如拉薩話）已經不存在此功能。另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需要注意，此功能現代藏語組語言與中古及之前的書面文獻在句法結構上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不同之處，即標記補語的格標記 du（及變體形式）丟失了，red 與補語直接連接而不再需要添加 du 標記。如下屬於康巴語的巴塘話所示：

- (9) $nɛ^{13}$ $na^{55}ma^{55}$ $tʂhi^{53}-ge^{31}$ $lɿ^{13}$ $ŋa^{53}$ zei^{53} $yũ^{31}-ze^{31}$.
 我：作格 新娘 結婚-接續詞 年 五 變 來-助動詞
 我結婚有五年了。（比如向別人介紹自己的婚姻狀況時可以如是說）¹¹
- (10) $hɿ^{53}$ $ta^{53}-ge^{31}-da^{31}!$ $xhɿ^{55}yɿ^{53}$ $ŋy^{55}$ $zei^{53}-the^{31}$.
 你：作格 看-命令助詞-話題 紙張 錢 變-完整體：親見
 $dẽ^{55}$ $mə^{13}-zũ^{55}$ $mə^{31}-ze^{31}$.
 真實 否定-相信 否定-繫動詞
 你看！紙變成錢了，太神奇了！（比如看魔術表演時，看到如此場景可如是說）

¹¹ 金鵬 (1958:211–212) 還例舉了西藏昌都話的一個類似用法，如下所示：

$ʈaŋ^{1}do^{1}-nə^{3}$ $fiŋ^{3}-nə^{3}$ $ʧa^{3}ma^{3}$ $kha^{1}ʧe^{1}$ $le^{3}-thi^{2}$.
 昌都-從格 來-接續詞 天 幾個 是-完成體：親見
 從昌都回來已過去數天了。

上述 /le³/ 來自 red，作謂語核心陳述主語 /ʧa³ma³/「天」。金先生分析道：昌都話裡可以在動詞 red 的後面加表過去時的助動詞表「已是」意，用它代替動詞「過去」。例如在昌都話裡可以用「我從昌都回來已是幾天了」來代替「我從昌都回來後已過去幾天了」，用「已是」代替「已過去」。在拉薩和日喀則話裡沒有這種用法，不能用繫動詞「是」來代替其他動詞所表達的意義。由此可見金先生是把 red 視為完全的繫動詞來看待的，不過我們認為將此用法視為具有語義內容的詞彙動詞更準確。

- (11) nɔ̃⁵⁵ joa¹³pɿ⁵³ zɛi⁵³-the³¹, ŋɿ¹³zɔa⁵⁵
 天氣 好的 變-完整體:親知 我們
 gɿ¹³tsoa⁵⁵ tɛi⁵³ ko⁵⁵ ndzɿ⁵³.
 門外 一 轉 去
 天氣變暖和了，我們出去走走！（比如相約好幾天了出去玩，但天氣一直不好，今天天氣變好，故可以如是說）
- (12) nɔ̃⁵⁵ noa¹³noa⁵³ zɛi⁵³-the³¹,
 天 黑（重疊） 變-完整:親知
 ə¹³nə⁵³ mə⁵³ nũ¹³nũ⁵⁵ zɛi⁵³-ma-the³¹.
 然而 人 少（重疊） 變-否定-完整:親見
 天變黑了，但人卻沒變少。（比如晚上在大街上看到很多行人時可以如是說）

上述「變作」義的 /zɛi⁵³/ 和繫動詞 /zɛ³¹/ 皆來自書面上的 red。作「變化」義的 /zɛi⁵³/ 句法上連接補語成分，其後還可以附加「體-示證」標記，/zɛi⁵³/ 陳述事物變化的結果或目標。而且，此時在語音上，採用的是高降調 53，而做繫動詞則是低降調 31。另外，書面上的 -ed 韻母在巴塘口語中的規則對音形式為 /ei/，如 brjed > /dɛi⁵³/ 「忘記」，shed > /xhei⁵³/ 「力氣」，ded > /tei²³¹/ 「追趕」。而「變化」義的 red 在語法化為繫動詞和助動詞時，出現了音系磨損現象，發生了不規則音變，red > /zɛ³¹/。¹²

另外其與中古最大不同之處即在句法上不再需要止格標記 du（及其變體）來標記補語，red 直接與補語相連。例 (9) 的補語是數詞「五」，例 (10) 為具體名詞「錢」，例 (11) 為名物化的形容詞「好」，例 (12) 採用形容詞重疊式。上述例子在語義上即表示某種實體經歷了空間或量的變化，及某種實體的性狀經歷了屬性的變化，表達一種動態的運動過程。

上述我們看到，red 此時的句法語義地位類似准繫動詞。當 red 連接的補語為名詞性成分時，名詞是自由的，而當補語是形容詞性成分時，則形容詞是受限的，比如 (11) 只能採用名物化的形式。Pustet (2003:73) 提出了一個「繫動詞化等第共性」(a universal hierarchy of copularization) 斜坡，即：

名詞 (nominals) > 形容詞 (adjectivals) > 動詞 (verbals)

並指出這是一個單向的過程 (unidirectional)，即在特定的語言中，繫動詞聯繫的能力從左到右依次減弱。中古口語中 red 能否聯繫形容詞，若能聯繫形容詞其具體情況如何，因缺乏足夠的語料，我們尚無法詳細搞明白。不過從現代口語反映的情況來看，red 聯繫形容詞是不自由的，要受到特殊句法規則的制約。而從上述等級序列來看，繫動詞聯繫形容詞的能

¹² 請注意，繫動詞 /zɛ³¹/ 在發生連讀變調時，也會讀作高調的 /zɛ⁵³/，如 /ma¹³-zɛ⁵³/ 「不是」。

力要小於聯繫名詞的能力，則由此可以推斷，當時 red 聯繫形容詞的情況只能比現代口語更加受限，而不可能比現在自由。詞彙動詞（或稱准繫動詞）red 若想直接與形容詞連接，則形容詞或採用重疊形式，或加狀態詞尾變為狀態形容詞，或把形容詞名物化。上述 (12) 是形容詞重疊形式，其他形式如下例子所示：

- (13) a. tɕa¹³² tɕõ¹³-tɕu⁵⁵ tɕu⁵³ zeɪ⁵³-the³¹.
 茶 涼-狀態詞尾 變-完整體:親知
 茶變得涼呼呼的。
- b. tɕa¹³² tɕõ¹³-mɿ⁵³ zeɪ⁵³-the³¹.
 茶 涼-名物化 變-完整體:親知
 茶變涼了。
- c. tɕa¹³² tɕõ¹³-mɿ⁵³ ma¹³-ze⁵³.
 茶 涼-名物化 否定-繫動詞
 茶不是涼的。（*茶沒變涼）
- d. *tɕa¹³² tɕõ¹³ zeɪ⁵³-the³¹.
 茶 涼 變-完整體:親知
- e. *tɕa¹³² tɕõ¹³ ma¹³-zeɪ⁵³.
 茶 涼 否定-變

(13a) 採用狀態形容詞形式，(13b) 採用形容詞的名物化形式，(13c) 同樣採用形容詞名物化形式，但此時 /ze⁵³/ 為完全繫動詞。(13d) 和 (13e) 形容詞根直接做補語不成立。格桑居冕、格桑央金 (2004:80–84) 提到形容詞做補語有帶尾和不帶尾兩類，帶尾的實際上即為形容詞的名物化形式，而不帶尾的才是根詞形式，這兩類在書面上都可以做補語。不過，其將帶尾的「形容詞+ -r」形式分析為狀語而非表語，我們認為不妥。止格標記 du（及其變體）連接的成分的確會由表語轉變為狀語，如其 84–85 頁所舉 du（及其變體）後來發生詞彙化而成為副詞性成分即是例證。但這部分詞卻並不限於帶尾的形容詞，也有不帶尾的形容詞。只是形容詞直接做補語要受到較多限制而已。

需補充的是，現代某些口語中 red 還有「完畢、成功」的意思，不過書面上暫未發現用例。另外，上述書面文獻中顯示 red 作「變化」義時都是帶補語的，尚未在文獻中發現不帶補語的用例。然而如下述巴塘縣城話所示，red 作「完畢、成功」義可以不出現補語，而直接做謂語動詞，其後跟時體－示證標記。如下所示：

- (14) a¹³zi⁵⁵ lɛ¹³kha⁵⁵ zeɪ⁵³-mə¹³-ñõ⁵³.
 今天 事情 成功-否定-完整體:新
 今天事情沒做對。（字面意思：今天事情沒成功）

- (15) ta¹³ zɛi³¹-the³¹ mə¹³-thũ⁵³.
 現在 完結-完整體:親知 否定-喝
 現在夠了，不喝了。（字面意思：現在完結了，不喝了）

上述兩例，/zɛi⁵³/ (<red) 顯然是詞彙動詞，其後跟時體助動詞，而沒有帶補語成分。語義上，我們認為此時 red 的「完畢、成功」義乃由其「變化、變作」義引申而來，首先這種「變化」>「完結」的語義引申是自然的，其次母語者甚至還可以分辨得出這兩者在語義上的聯繫，如認為 (14) 和 (15) 中的 /zɛi⁵³/ 與上述 (13a)–(13b) 中的 /zɛi⁵³/ 有語義引申關係。

3.2 red 的語法化歷程之二：完全繫動詞

如 3.1 所述，red 在吐蕃古藏語中尚未有完全繫動詞功能，其做繫動詞始見於中古文獻，如上述〈表 1〉所述。據〈表 1〉統計，我們亦可發現，在高度文學化的書面語中，red 絕少作完全繫動詞。〈表 1〉所列十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古文獻中，僅有《木雅·嘉央扎巴自傳》及《米拉日巴傳》中有用例，其他書則無一例用法。而《米拉日巴傳》通常還被認為有較多後藏口語的特點（格桑居冕、格桑央金 2004:107–108；周煒 2000:72），不過全書也僅見一例。《米拉日巴傳》中 red 作繫動詞的例子已如上述例 (1) 所證，此不贅述。

另外，被藏史學界認為至遲不晚於 12 世紀產生的《拔協》一書中僅有的一例 red 值得提出來專門分析。如下所示：

- (16) de pyin tsa.na lha bcu.dgu vdug/ dgyes-nas
 彼 過去:完成 當...之時 神 十九 有 歡喜-接續詞
 he.he byas.pa-s/ mnal.sad.pa-s rmi.lam-du red/
 嘿嘿 作:完成-接續詞 睡醒-接續詞 夢-止格 變化
 往赴其地之後，見有十九個神靈作微笑的樣子，[我也作] 嘿嘿笑的樣子，其後醒來，**方才**知道變成了一場夢。（佟錦華、黃布凡，《拔協》增補本譯注，1990:133）

據佟錦華、黃布凡 (1990) 的譯文，黑色字體部分譯成了「**方才**知道是在夢中」。他們似乎是把 red 視作了繫聯方所題元的繫動詞。但山口瑞鳳 (1998:360) 據 Mgonpo Rgyalmtshan 彙編的《拔協》版本，顯示例 (16) 為 mnal.sal-de rmi.lam-du red-nas nam langs 「**睡醒之後，（那些）變爲了夢，（然後）天亮了**」，顯然該引文與佟錦華、黃布凡 (1990) 上述錄文不同。山口瑞鳳認為該句中 red 仍為詞彙動詞「變化」義¹³。Denwood (1999:273，註腳 1) 也說，red

¹³ 《拔協》增廣本記敘內容至阿底峽入藏 (1038) 時止。佟錦華、黃布凡 (1990:4) 認為如果《拔協》（包括增廣部分）是 Khuston Brtsonvgrus Gyungdrung（枯敦·尊珠雍鐘 1011–1075）所寫，則要判定其為 11 世紀。從很多 13 世紀的藏史文獻引用《拔協》的內容來看，其當不晚於 12 世紀。另外，我們選用的佟錦華和黃布凡校訂這個本子，全文出現 red 的用例唯此一例。

在《拔協》中有 become 「變化」的意思，但無表述說話者視角的功能（也即無繫動詞的功能），他所用版本與山口先生所用為統一個版本。我們暫時沒有見到該版本，所以難以置評。Denwood 同時認為《米拉日巴傳》中也無繫動詞的用法¹⁴。上述由於版本的差異導致了對《拔協》中 red 理解上的差異。但我們傾向於認定上述例 (16) 中的 red 為詞彙動詞。是故目前尚難肯定 red 作繫動詞成熟於 12 世紀之前。不過，14 世紀的中古早期文獻《木雅·嘉央扎巴自傳》卻是例外，其雖然也主要是採用書面語創作的文學作品，但其中 red 的主要功能卻是做完全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而只有四例做詞彙動詞的用法，顯示了非常口語化的色彩¹⁵。其例如下所示：

- (17) vdi bla.ma-vi sprul.pa-red/
 這 喇嘛-屬格 化身-繫動詞
 這是喇嘛的化身。（《木雅·嘉央扎巴自傳》2005:246）
- (18) de kun rtsa.rlung-gi byed cha.gcig-dang/
 那 全部 法輪-屬格 一半 部分-並列連詞
 nyams bzang.po chag.cig-red/
 狀態 好的 部分-繫動詞
 那些都是法輪中的一部份，也是最好的一部份。（同上，第19頁）
- (19) de.nas vdra.yul-du phyin-pa-vi-tshe/ da
 然後 扎域-與格 去:完成-名物化-屬格-當...之時 話題
 mkhan.po ci.vdra-red snyam-pa.byung/
 堪布 如何-繫動詞 想:完成-助動詞
 然後去扎域時，想起堪布會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同上，第41頁）
- (20) bud.med gzhon.nu rgyan-dang ldan.pa-r gcig-gis/ dgav-nas
 婦女 年輕 妝扮-連同格 具有-接續詞 一-作格 高興-接續詞
 gser.g.yu-gnyis byin.pa rmis/ gnas de mkhav.vgyo
 黃玉-雙數 賜予:完成 夢見:完成 地方 那 空行母
 phug.pa-red snyam-nas zin-par.vdug/
 洞窟-繫動詞 想-接續詞 記住-助動詞
 夢到一個年輕盛裝的婦女，高興地給我兩塊黃玉。心想那個地方是空行母修行的洞窟，然後就記下了。（同上，第73頁）

¹⁴ 我們在其參考文獻中發現，他所採用的《米拉日巴傳》底本乃是 J. W. de Jong 1959 年於 Hague 的 Mouton 出版社所發行的本子，到底 J. W. de Jong 採用的是哪個底本進行校訂出版的，我們因未有該書也難以置評。

¹⁵ 該書經由青海師範大學藏語研究專家 Lcagsthar Rgyal 教授向筆者推薦，且告知這是中古書面藏語中較少見的保存大量口語成分的著作，其中繫動詞 red 的使用更是非常有趣的語法現象。其實不僅 red，本書在表存在/領有的繫動詞 yod、vdug、snang、gdav 等詞的使用上，同樣反應出諸多現代藏語口語所具有的某些特徵，我們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總計出現了 14 例 red 做完全繫動詞的情況，我們此處僅舉數例以供參考。其聯繫的全部是名詞性成分，而沒有形容詞性成分，更無動詞性成分。恰如上述我們引 Pustet 所提「繫動詞化等第共性」斜坡所顯示的一樣，名詞是更容易繫連的對象，當時口語中繫動詞能否聯繫形容詞，若能聯繫形容詞其具體情況如何，因缺乏足夠的語料，我們已無從詳知。不過從現代口語反映的情況來看，繫動詞聯繫形容詞是不自由的，要受到特殊句法規則的制約。這與 3.1 所述現代方言中准繫動詞聯繫形容詞具有相似特徵。而從上述等級序列來看，繫動詞聯繫形容詞的能力要小於聯繫名詞的能力。由此可以推斷，當時 red 聯繫形容詞的情況只能比現代口語更加受限，而不可能比現在自由。

比如，現代藏語方言中，形容詞與繫動詞連接，或者要求形容詞是重疊形式，或者是加詞尾變為狀態形式，或者形容詞採用名物化形式，或者在一些固定的格式中。如晚上描述外面的天是黑的，康巴語的巴塘縣城話可以說：

- (21) a. nɔ̃⁵⁵ noa¹³noa⁵³-ze³¹.
 天 黑(重疊)-繫動詞
 天是黑黑的。
- b. nɔ̃⁵⁵ noa¹³-pɣ⁵³-ze³¹.
 天 黑-名物化-繫動詞
 天是黑的。
- c. nɔ̃⁵⁵ noa¹³-than³¹than³¹-ze³¹.
 天 黑-狀態詞尾-繫動詞
 天是黑乎乎的。
- d. *nɔ̃⁵⁵ noa¹³-ze³¹.
 天 黑-繫動詞

如上所述，形容詞和繫動詞相連，(21a) 採用重疊式，(21b) 採用形容詞名物化形式，(21c) 採用形容詞詞根後附加狀態詞尾的形式，而 (21d) 形容詞與繫動詞直接相接是不允許的。另外，青海海北州安多語阿柔話除了具有上述相同的語法結構外，還具有 tɕe-Adj tɕe-Adj 「越來……越」這個固定句式要求形容詞後直接加繫動詞 red。如下所示：

- (22) hnam tɕe-nak tɕe-nak-re.
 天 愈加-黑 愈加-黑-繫動詞
 天越來越黑了。

上述巴塘口語中繫動詞與形容詞相互連接顯示了所受句法或詞法上的限制，安多語中的形容詞做謂語同樣如此（周毛草 2003:124–135），若要用繫動詞連接，也必須受到上述條件的制約。這與上述現代口語中准繫動詞連接形容詞補語情況類似，而與中古書面藏語不同。

作為含有 [+變化] 語義區別特徵的表達動態屬性的動詞，red 所關聯的補語，當其為名詞性詞語時，表示事物從一個空間形態到另外一個空間形態的轉變，當其關聯的是形容詞補語時，則表示事物從一種屬性或狀態到另外一種屬性或狀態的變化。具體事物佔據的是一種物理空間，在認知上屬於空間域，而事物屬性和狀態屬於非空間域中的性狀域，性狀域相對於空間域是更加抽象的認知域。當我們描述一個事物從原來的一個空間域而轉移佔據另外一個空間域時，則該事物在關係上就與轉變後的事物具有了某種等價的聯繫。即「X 變成了 Y」和「X 是 Y」（X 和 Y 都是實體）之間在概念結構上是緊密相連的。如例 (3) 所示：「衣食」和「財寶」本來分別佔據兩個空間認知域，當「衣食」變成了「財寶」，則「衣食」和「財寶」間即具有了內在的語義聯繫。由此我們可以做一個表達兩者關係屬性的命題：「衣食即是財寶」。這種認知上的語義關聯會促使 red 由表達動態變化語義的詞彙動詞，而變為表達靜態關係和屬性的完全繫動詞。而當這種空間域映射到屬非空間域的性狀域時，即由強調事物性狀的動態變化，而變為強調事物性狀變化和完成後的靜態屬性時，red 的功能也即由表達事物屬性的變化義動詞而變為聯繫事物與屬性之間關係的連接成分。其句法地位也由謂語核心變為次要成分，而原來的次要成分變成了謂語核心成分。如例 (5) 所示：「人」變「多」了，當這種性狀達成之後，我們即可以做如下命題：「人多」。句子情狀即有動態描述而變為靜態描述，red 隨即也取得了表達聯繫事物屬性和狀態的性質。此時原來連接補語和中心語的格標記成分 du 在語義上就顯得有些多餘，從而逐漸丟失¹⁶。

從 3.1 小節我們看到中古書面藏語到現代藏語組語言或方言中，表「變化」義動詞所在句法結構一大變化即是連接補語的格助詞 du 消失了。做完全繫動詞的 red 也不再需要 du 來連接補語成分，從結構語義上來看，du 標記的必定是個表達動態情狀的句子，而做繫動詞時則句子為靜態情狀，因而 du 與句子情狀是矛盾的，所以句法上也不再需要。

鑒於成書於 14 世紀的《木雅·嘉央扎巴自傳》非常明確存在 red 做繫動詞的情況，考慮到一個虛詞成分的完全語法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幾百年時間，是故保守估計，red 做繫動詞成熟年代至遲不會晚於 14 世紀，其在 10–14 世紀之間即已完全語法化為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也即在吐蕃分裂時代，red 的功能出現了明顯變化，而彼時藏語大部分書面語之所以沒有反應出 red 的功能的實際變化，應該是受文學化語言影響的結果。實際上，此時期的文獻例句，的確呈現出 red 和 yin 都可以使用的情況。如例 (17) 所呈現的意思，成書於約 12 世紀之前的文獻《娘氏教法源流》有一句類似的說法：

- (23) slob.dpon-de yang jo.bo thugs.rje.chen.po-vi sprul.pa-yin-de/
 善知識-指示 又 尊者 觀音尊者-屬格 化身-繫動詞-指示代詞
 彼善知識恰又為觀音尊者的化身。（《娘氏教法源流》1988:303）

¹⁶ 格標記 du 所在的這一語法環境對現代藏語時體標記的產生具有廣泛影響和一致性，如拉薩話中的完成體兼親知示證標記 song，結果體標記 vdug，擬測示證標記 bzhang 等，我們認為都來自於這一語法環境，最終的結果是結構的省縮融合及語義的變化，伴隨其中的是格標記 du 的丟失。

該句同樣是敘述他者的一種客觀身份。在現代藏語組繫動詞根爲 red 和 yin 雙分系統的語言或方言中，red 通常屬於「向他者」的示證領域而 yin 屬於「向自我」的示證領域，red 在「向他者」之中具體表達基於遠離指示中心的客觀視角而敘實和斷言的語義，yin 則在「向自我」之中表達以第一人稱「我」爲指示中心的主觀斷言義。若按 yin 和 red 的功能差異，上述情形當用敘實義的 red 比較合適，但該句依然使用了 yin，而且整本《娘氏教法源流》無一例 red 做繫動詞的例子。是故當時口語中 red 的具體示證功能，還有待更多材料的發掘。

3.3 red 的語法化歷程之三：時體助動詞

完全繫動詞進一步發展，經重新分析而在句中填充時體槽位，充當時體助動詞。《木雅·嘉央扎巴自傳》絕大多數情況下 red 是和名物化標記 pa 或 ba 一起充當完成體助動詞，表達事件或狀態的變化、達成或實現。只見一例和名物化標記 rgyu 一起充當將行體標記。red 轉作時體助動詞，在吐蕃文獻未見，即使在中古藏語中，如〈表 1〉所列文獻，也僅見於《木雅·嘉央扎巴自傳》，其他書未見用例。由此可見該書的確保留了諸多當時的口語成分，也可以看到高度文學化的書面語對於口語反應的滯後性。該書例證如下：

- (24) gzim.khang-du shing.le bding-ba-vi-bar so.gsod-byed.pa-la/
 房間-位格 木板 鋪-名物化-屬格-中間 舒適-助動詞-接續詞
 gzim.khang mi-s phul-ba-ma-red gzhi.dag-gis
 房間 人-作格 供奉-連接助詞-否定-助動詞 土地神-作格
 bzos-la vphul-bar.vdug snyam-mo/
 製作:完成-接續詞 供奉-助動詞 心想-終助詞
 在木板鋪就的房間裡享受幸福，心想這房間不是人供奉的，而是土地神做好之後供奉的。(《木雅·嘉央扎巴自傳》2005:118)
- (25) khong-gis de.ring-nas yid ma-bde smyon-pa.red-la.....
 他-作格 今天-從格 心 否定-平安 瘋-助動詞-接續詞
 他從今天起內心無法平靜，已經發瘋，.....(同上，第176頁)
- (26) bdag chu-sogs vphrang-rnams-la
 我 水-列舉助詞 狹路-複數-位格
 skyes-ba.red.pa-s rta zhon dgos/
 生:完成-助動詞-接續詞 馬 騎 需要
 我生於狹隘崎嶇的水路之處，所以[出入]要騎馬。(同上，第262頁)

- (27) mdang-ni rang.re-vi gzim.khang-du bud.med rgyan-can-gyis
 昨晚-話題 我們-屬格 住處-位格 婦女:通格 裝飾-名物化-作格
 gang.ba-r rmis.pa-la vdi-r bsgrub.mchod
 充滿-止格 做夢:完成-接續詞 這-位格 供養
 vjugs-pa.**red** gsung/
 施-助動詞 說:非完成
 說昨晚夢見很多帶著首飾的婦女在我們這裡行供養之事。(同上, 第64頁)
- (28) khyed-la bsngags.pa chen.po mdzad-vdug.pa
 你-與格 讚譽 大的 做-助動詞
 de/ khyed-yin-pa.**red** gsungs-nas/
 指示詞 你-繫動詞-助動詞 說:完成-接續詞
 說給你自已盛譽的是你自己。(同上, 第101–102頁)
- (29) sgom.chen gzhon.nu.dpal-gyis rang.re-la bla.ma
 禪師 迅魯伯-作格 我們-與格 上師
 ye.shes-kyi byin.rlabs zhugs zin-**red**/
 意西-屬格 加持 致使 持住-助動詞
 禪師迅魯伯說: 我們每人身上已經有意西喇嘛的加持。(同上, 第25頁)
- (30) dus.gsum rgyal.ba kun.dngos bla.ma rin.po.che gsol.ba
 三世 王 真實無虛 上師 寶貝 祈請
 vdebs-ces gsol.ba vdebs.pa-cig kyang rmis.pa-s/
 作-引述 祈請 作-無定 也/又 做夢:完成-接續詞
 gtsor bla.ma sgrub.pa-byed-rgyu.**red**-dam snyam-pa.byung/
 主要 上師 成功-助動詞-將行體:助動詞-疑問助詞 想-助動詞
 夢見說向與三世佛無差別的上師大寶祈請, 旋即祈請了, 心想主要是要向上師喇
 嘛作禪定吧。(同上, 第203頁)

例 (24) 至 (29) red 作完成體助動詞, 表事件或狀態的達成或結束。其中, 例 (24) 到例 (28) 置於名物化標記 pa 或 ba 之後, 二者聯合起來經重新分析而共同表達時體意義。例 (29) 則直接置於次要動詞 zin 之後, 這種情形僅見此一例。例 (30) red 和名物化標記 rgyu 一起被重新分析成將行體助動詞。《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反映出的這類助動詞用法, 完整地體現到現代藏語組語言或方言中, 只是與之結合的名物化標記各地會有所不同, 如安多語 (如瑪曲話, 周毛草 2003:135–165) 和康巴語 (如昌都話, 金鵬 1958:229–280) 都有體現。但中古書面藏語 red 作時體助動詞的功能雖然在現代藏語組語言及方言中廣有反映, 但鑒於中古藏語文獻不能備載各種語言事實, 所以尚無法具體考證出當時口語中 red 與 yin 是否已經如今日拉薩等話一樣形成嚴格而又多樣的功能對立 (有關該區別和聯繫詳見註腳 1 所列參考文

獻)。不過僅從上述有限的這些比較口語化的例句，再比較現代衛地語拉薩話和安多語所使用 red 的情況，我們也可以看出，此時恰恰是 red 可以應用的語義句法環境。如 red 用於敘述他者的事件或行為（如例 (25) 和 (30)），或者某種道理常識（如例 (28)），或者站在客觀的角度敘述與自己有關的事情或行為（如例 (26)）。所以，此時 yin 和 red 這對繫動詞，應該是具備了某些表達「向自我－向他者」範疇的功能，而這種功能是否像現代口語這樣普遍和有規律性，鑒於書面這類文獻太少，我們還不敢完全肯定¹⁷。

綜上所述，red 的語法化路徑可以概括成如下演化路徑：

實義動詞＞繫動詞＞時體助動詞

我們看到 red 從吐蕃古藏語時代的書面語到如今的某些藏語組語言，發生了明顯的虛化現象。更有意思的是，這種歷時的演化，在某些藏語組東南語塊的康巴語口語裡，在共時層面還存在著三種不同功能的疊加現象，這典型地體現了語法化的滯後性和疊置性特徵。而其他語塊，不是沒有 red 的分佈，就是沒有 red 充當詞彙動詞的功能，顯示了 red 在不同語塊中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徵。

4. red 表示證—情態的動因和機制

上述我們從文獻和方言角度梳理了 red 由詞彙動詞「變化、變作」義到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形態句法演變過程。另外，恰如緒論所言，red 在現代藏語塊語言中，如中部、東南部和東北部語塊中，還是個表達示證和認識情態的語素。那麼，其表達示證和情態功能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對於上述兩個問題的研究，武內紹人 (1990:6–16) 先生的觀點引人矚目。恰如 2.2 小節所述，他提出了 red 的「功能替換說」和「接觸擴散說」這兩個論點。下面我們將看到，他並未對 red 是如何從詞彙動詞到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演化過程進行句法－語義的分析，而重點在於討論了 red 的方言地理分佈和語言接觸對其分佈的影響。其「功能替換說」主要針對的是 10 世紀之前的古藏語，基本觀點為：終助詞 -o 在原始藏語及古代藏語中兼具表達繫聯的功能，後 -o 丟失，red 替代 -o 的功能，與 yin 形成對立，表達說話者不可控或不確定的認識情態功能。他列了如下演化序列：

¹⁷ 有關中古藏語時期書面語中 pa 或 ba 由名物化標記變為時體助詞，以及繫動詞變為時體助動詞和「向自我」範疇標記的更多詳細情況，另可參考 Saxena (1997)。

Stage I:	Proto Tibetan (Pre Old Tibetan)
	-o: copulative (-o < *-bo ?)
Stage II:	Old Tibetan
	<div style="display: flex; align-items: center;"> <div style="font-size: 3em; margin-right: 10px;">[</div> <div> -o: copulative yin-o: speaker's will; negation </div> </div>
Stage III:	Post Old Tibetan
	<div style="display: flex; align-items: center;"> <div style="font-size: 3em; margin-right: 10px;">[</div> <div> -o: copulative+outside of the speaker's will (外的) -yin: copulative+within the speaker's will (內的) </div> </div>

武內紹人 (1990:12) 對上述三個階段的說明是：在古藏語以前階段，名詞句是一律採用表示肯定性判斷的終助詞 -o 構成的 (Stage I)。然後，作為否定表現手段，導入了助動詞 yin。進而在肯定句中，助動詞 yin 成為強調作者意志和主張的手段 (Stage II)。其結果，即形成了擁有 yin 和 -o 兩種對立意味的謂語結構。

「接觸擴散說」的基本觀點為：red 自 18 世紀始自安多藏語方言開始向周圍擴散，現代中部衛藏語塊和東南語塊中的 red 乃受接觸和擴散所致，而安多方言為其擴散源頭形式。西部方言因相距遙遠，至今還未傳播到。我們看他的圖示：



他對第四階段繫動詞 yin 和 red 的方言地理分佈及功能進行了列表說明：

Stage IV	Type A:	Amdo
	red , yin :	copulative
Stage IV	Type B:	Lhasa, Central Tibetan, Kham
	[red:	copulative+outside of the speaker's will (外的)
	yin:	copulative+within the speaker's will (內的)
Stage IV	Type C:	Ding-ri, Sgar, Ru-thog, Spu-hreng, Rtsa-mdav
	[(yin) ta? :	copulative+uncertainty (外的)
	yin:	copulative+certainty (內的)
Stage IV	Type D:	Sbal-ti, La-dwag
	yin:	copulative

武內紹人 (1990:13–14) 對此解釋道：在第四階段，作為終助詞 -o 消失的代價，red 的使用從東北的安多 (Type A) 開始，向康和衛藏方言 (Type B) 傳播，但還沒到達西部藏語諸方言 (Type C, D)。而安多方言的例證也顯示，作為終助詞 -o 的替代者，新導入的 red 的使用領域被擴展，與 yin 的區別變得不明確，其結果是「內/外」的對立逐漸消失。西部地區的巴爾蒂和拉達克語也沒有「內/外」的區別，一律採用 yin (Type D)。以下我們對此觀點進行述評，並根據我們上述章節所論述的 red 是如何從詞彙動詞到繫動詞和助動詞的演化，來進一步說明現代藏語中繫動詞表達「向自我」和「向他者」示證的來源和途徑。

4.1 關於「功能替換」說

關於前三個階段的功能替換，我們基本贊同武內紹人的觀點。原始藏語時代，因無文字記載，事實如何，暫不得而知。但古藏語時代，具有繫動詞 yin（敬語形式 lags）則是肯定的（另有否定形式 ma-yin 和 ma-lags）。yin 和 lags 同時還可以與名物化標記 pa 或 ba 結合被重新分析為時體助動詞，亦有「統稱－敬稱」的區別。而 -o 的基本功能乃作終助詞，但在名詞、形容詞後時可以認為其兼具了繫動詞的功能。如下所示：

- (31) khrI.brtsan.nam-gyI sras/ khri.sgra.sbung.brtsan/
 墀贊南木-屬格 兒子 墀扎邦贊
 khrI.sgras.bung.brtsan-gyi sras/ khrI.thog.brtsan/
 墀扎邦贊-屬格 兒子 墀脫贊
 墀贊南木之子墀扎邦贊，墀扎邦贊之子墀脫贊。（王堯、陳踐 2008:62，P.T.1286 號卷，第56行）
- (32) nu na.re/ myi-r skyes.pa-la/ gang bde-na
 弟:通格 說 人-止格 生:完成-與格 何 平安-假設連詞
 bde.ba-vi mchog-yin/ pu na.re/ sems bde-na
 平安-屬格 殊勝-繫動詞 兄:通格 說 心 平安-假設連詞
 bde-ba-vI mchog-yin// sems myi-bde-na//
 平安-名物化-屬格 殊勝-繫動詞 心 否定-平安-假設連詞
 gzhan chi bde yang bde-ba-ma-yino//
 其他 如何 平安 也 平安-名物化-否定-助動詞:終助詞
 弟問：托生為人，以何種平安為最殊勝之平安？兄言：心安最為重要，心若不安，其他如何安好仍屬不安。（王堯、陳踐 2008:395，P.T.1283，第35–37行）
- (33) gtsIgs-kyi mdo/ rdo-la mngon.pa-r brIs-te
 建造-屬格 要點 石頭-位格 顯現-止格 寫:完成-接續詞
 mthva phyag.rgya-s btab-nas bzhaq-pa.yIn……
 周邊 印章-作格 蓋-接續詞 放置-助動詞:完整體

- 盟書誓文，明白勒諸石上，四周封以大印而覆蓋之，……（《諧拉康碑(甲)》，王堯 1982:110，第27–28行）
- (34) nyi.khyi-ni rkong dkar.po-lags-so/
攝政-話題 貢布 噶波-敬語助詞-終助詞
攝政者即貢布王噶波者也。（王堯、陳踐 2008:25，P.T.1287號卷，第50–51行）
- (35) phyag.rgyas btab-ste skur-ba vdi-lags……
印章 蓋-接續詞 郵寄-名物化 這-敬語助詞
蓋印封交所獻禮物，即此物也。（同上，第38頁，P.T.1287號卷，第429行）
- (36) de-rnams-shig-la rkus-na khyim phugs ma-lags-so……
那-複數-無定-與格 偷盜:完成-假設連詞 住室 屋樑 否定-繫動詞-終助詞
如此行竊，均不算進入住家。（同上，第362頁，P.T.1075，第27–28行）
- (37) mo.na dug vthungs-nas// btsan.nu bkum-ba.lags/
她:通格 毒 喝-接續詞 贊奴:通格 殺-助動詞:完整體
（妹）飲劇毒，遂為贊奴所害。（同上，第25頁，P.T.1287號卷，第70行）

(31) 來自 P.T.1286 號卷《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之《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的贊普世系介紹，該卷對家臣及贊普世系的介紹通篇沒有用一個繫動詞，直接採用「主語+表語」的句法結構，正如古漢語中無繫動詞判斷句「荀卿，趙人」或「孔子，魯人也」一類句式。(32) 出現了三個 yin 的用例，第一個用於疑問句，第二個用於肯定陳述句，第三個用於否定句。疑問和否定句體現了較多的說話者主觀語氣。而第二例用於肯定陳述句中，實際起到強調句子焦點的作用。(33) 句中的 yin 與名物化標記 pa 被重新分析成表達時體的助動詞性質。(34) lags 本質上是依附於前面名詞表達尊敬意義的助詞，其後 so 為終助詞。但 so 此時的地位，其實也類似於繫動詞。(35) 可以認為句末省略繫動詞 yin，此時 lags 是敬語助詞，同樣可以認為 lags 兼具了繫動詞功能。(36) lags 前用 ma 否定，此時其已然是比較典型的繫動詞。(37) lags 更傾向於和名物化標記 ba 一起被重新分析為時體助動詞，而此時它與 (33) 的 yin 功能類似。

上述 lags 具備敬語助詞、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三種功能，用於敬稱和他稱，和 yin 形成一種語用上的功能對立。不過吐蕃藏語文獻中 lags 並不限於一定用於他稱，也有用於自稱的情況，如相傳為吐蕃年代 Vgos Chosvgrub（管·法成）由梵漢藏譯而來的 *Mdzangsblun*（漢譯《賢愚經》）。如下所示：

- (38) rgyal.bu-s bdag long.ba sprang.po-lags.pa-s……
王子-作格 我:通格 乞丐 盲人-繫動詞-從屬連詞
王子說：「我是盲乞丐，……」（《賢愚經》，德格版藏文《大藏經》NO.341號 A帙243頁b面第2–3行。）

這句話原是女眷屬邀請王子一起去吃飯，故王子說：「我是盲乞丐，所以不能和你們一起去。」該句雖然是以王子口吻記敘，但實際上敘述者通過使用 *lags* 來間接表達對王子的尊敬之情。這並未違反 *lags* 用於尊敬的慣常用法，但顯然受到記敘者主觀態度的影響。

由此可見古藏語並非零繫動詞 (zero copula) 語言。不過檢索 OTDO 資料庫也可以發現，*yin* 做繫動詞/助動詞使用頻率並不高，總計檢索到 98 例，其中受否定詞 *ma* 修飾的 45 例，*min* 無一用例，*myin* 有一例 (*min* 和 *myin* 為 *ma yin* 的合音形式)。其他 53 例。而上述 *yin* 的用例，有 64 例是出現在 P.T.1283《兄弟教誨錄》文本中的，其中受 *ma* 修飾的 29 例，其他 35 例。¹⁸ 所以據此推測，很可能當時口語中繫動詞並非強制性 (obligatory) 的，而是可選性 (optional) 的，繫動詞常常省略。

那麼古藏文繫動詞 *yin* 隱現到底受何規律支配呢？武內紹人 (1990:12) 認為受「說話者意志」及「否定」的影響。經由上述語料我們看到，古藏文中 *yin* 用於否定的情況遠多於用於肯定的情況，而用於肯定的情形是否又是表達了說話者的意志（如例 (32) 和 (33)）呢？我們認為基本是可以肯定的。另外，現代某些藏緬語，亦可為上述解釋提供某些有力旁證。如羌語（黃成龍 2007:88–89）和嘉絨語（向柏霖 2008:303）繫動詞的區別之一是受句式的限制，某些繫動詞只能用於疑問句中；柔若語（孫宏開等 2002:91）只有一個繫動詞，通常可以省略，而在否定句中和有對比強調焦點的句中則不省略；義都語（江荻 2005:81–82）被認為至今沒有嚴格意義的繫動詞，而具有判斷詞意義的詞語只出現在是非疑問句的肯定和否定回答中；普米語（陸紹尊 1983:54–55）繫動詞有人稱和數的區別；景頗語（戴慶廈 2012:103–105）具有四個在形態音系上有聯繫的繫動詞，其使用，既受語氣的制約，也受疑問句式的制約。據我們初步對古藏文文獻的解讀，*yin* 的隱現受否定和對比焦點等的影響（如例 (32) 和 (33)），至於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尚有待更深入的分析。

因此，受否定、疑問和對比焦點影響而出現的 *yin*，從而就帶上了較多的主觀性和說話者意志，由此與終助詞 *-o* 形成對立，從而表達山口瑞鳳所謂「主體位相」和「客體位相」的情態和示證差別，這應該是比較可信的解釋。之後，隨著中古時期終助詞 *-o* 的丟失和 *red* 語法化為繫動詞，*red* 變替換了 *-o* 的句法功能位置，從而與 *yin* 形成對立表達不同示證和情態。當然，對此還需結合文本進行深入分析，筆者另有專文分析此問題，此不贅述。

4.2 關於「接觸擴散」說

但是，對於階段四 *red* 的不同類型演化，我們有不同意見。首先 Type A 安多藏語 *red* 和 *yin* 的區別依然非常明確，其對立並未有趨於消失的痕跡，在功能上與拉薩話的 *red* 和 *yin* 的區別類似，即是「向他者 (heterophoric)」和「向自我 (egophoric)」的語義 – 語用區別

¹⁸ 因為 OTDO 資料庫實際上包含了 7–12 世紀的文獻，我們把這些出現 *yin* 的文本比照已經被武內紹人 (2002) 遴選出來的屬於 10 世紀之後中古藏語文獻的目錄，未發現這些文獻在此目錄之內。所以比較可信的是，上述這些出現 *yin* 的文本都是在 10 世紀之前的古藏語文獻。

(Tournadre 1991:97, 註腳 14; Tournadre & Jiatso 2001; 邵明園 2014:165–206)¹⁹。我們看下面幾個安多藏語阿柔話的例子：

- (39) mar fidza.ma gaŋ fiɡor.mo htɕu.tham.pa-juun. (-re.)
 酥油 斤 一 金錢 整十-繫動詞 (-繫動詞)
 一斤酥油十塊錢。
- (40) ŋu a.mɲi me-tu ŋa ta.roŋ ɕu.lu tɕhoŋ.tɕhoŋ-zuuk-re.
 我:屬格 爺爺 去世-從屬連詞 我:通格 還 小孩 小(重疊)-無定-繫動詞
 我爺爺去世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
- (41) a. khur.go su-juun. (-re)
 他:通格 誰-繫動詞 (-繫動詞)
- b. khur.go a.khu ptɕwa.xhi tshaŋ-ngu ɕu.lu-juun. (-re)
 他:通格 叔伯 扎西 家-屬格 兒子-繫動詞 (-繫動詞)
- a. 他是誰?
- b. 他是扎西叔叔家的兒子。

(39) 當賣酥油者告訴買酥油者的價格時，他可以採用 /juun/ (/juun/ < yin) 來陳述，意欲告知對方其對屬於自己物品的確定信息。而買酥油者回去路上遇到一個人，向別人介紹自己剛買的酥油價格時，通常採用 /re/ (/re/ < red) 來回答，意在強調一種客觀價格屬性。而 (40) 句末繫動詞只能用 /re/ 不能用 /juun/，因為說話者敘述的是他小時候的一件事，他意欲強調自己對此記憶不深或淡忘，而且是一種客觀的事實。(41) 發問者採用 /re/ 還是 /juun/，會有預設的不同。用 /juun/ 發問，預設說話者知道受話者和「他」的關係親密熟知，對兩者關係確定無疑。而採用 /re/ 發問，則預設說話者認為受話者和「他」關係不熟，或僅僅是詢問一個客觀的關係。回答採用 /re/ 還是 /juun/ 同樣體現了上述類似的預設。

另外，西北語塊（即武內紹人的西部藏語）的巴爾蒂和拉達克語的確至今有 yin 無 red，即不存在 red 充當繫動詞的情形 (Bielmeier 2000; Zeisler 2012)。但據此認為這兩者沒有「內/外」的區別，則是不妥的。巴爾蒂話繫動詞只有 yin 而無其他繫動詞是確定的 (Bielmeier 2000:81–83)，但拉達克話則不然。如在低拉達克 (Lower Ladakh) 及中部拉達克 (Central Ladakh) 方言點中 (Bielmeier 2000:93–108)，存在 /in-nok/ 和 /rak/ 這兩個近似於拉薩方言 red 所表達功能的繫動詞，²⁰ 它們與另外一個繫動詞 /in/ (< yin) 的區別，在語用 – 情態方面是：/in/ 用於舊的、內化於心的、確定的知識。而 /in-nok/ 用於基於推測的、主觀非確定的知

¹⁹ 關於拉薩話 red 和 yin 具體語法語義功能請參看金鵬 (1979, 1981, 1983a, 1983b)、謝廣華 (1982)、Chang & Chang (1984)、胡坦 (1984, 2002:454–473)、王志敬 (1992)、周季文、謝后芳 (2003:59–69) 等。

²⁰ Bielmeier (2000:93, 121, 註腳 32) 甚至認為拉達克話中的 /rak/ 或 /ɾak/ 及西部語塊斯碧提 (Spiti) 話中的 /tak/ 與書面上的 rag 和 reg 及 red 同源。我們對此持保留意見。首先語義上差別很大，rag 是「獲得」義，而 reg 是「接觸、觸摸」義，red 則是「變化」義。其次語音上也不同，前者為 -d 尾而後者為 -g 尾。

識，/rak/ 用於基於新近非親見的感知信息，且其是新的、主觀不確定知識。這其實即是「向自我」和「向他者」的區別。也即雖然拉達克話的某些方言點不存在 red 作繫動詞的情形，但卻存在另外一些不同形態的詞彙表達類似的功能，也即它們與中部語塊或東北部語塊相比，乃是詞彙形態的多樣性和結構功能的統一性的關係 (Tournadre & Jiatso 2001:80)。西南語塊的夏爾巴話同樣體現了這種關係，Tournadre et al. (2008:270–273) 提到夏爾巴話有 yin (讀音爲 /hṯin/) 無 red。相當於拉薩話的 red，在夏爾巴話中採用的是 /hṯin-za/，它是由 yin 和另外一個音節 za 複合而成，且夏爾巴話中 /hṯin/ 和 /hṯin-za/ 同樣發展了和拉薩話類似的示證和情態對立功能。

另外，「接觸擴散說」還面臨如下一些矛盾或難以解說的問題。首先，「接觸擴散說」的主要論據，乃成書於 18 世紀初一個用安多地區口語寫就的佛法說教文本 *Phalskad Zabchos* (漢譯《方言玄法錄》)。作者認為該文本提供了藏語文獻中 red 作繫動詞的最早用例，而其他藏語言中 red 的分佈，即由其擴散接觸而來。我們檢索該文本，²¹ 發現共含有 red 26 例，yin 29 例，且 red 皆爲繫動詞或時體助動詞，無詞彙動詞用例。但相較於上述第 3 節所提 14 世紀的《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 red 的用例，顯然時代晚出。至少可以肯定地說，red 在 14 世紀的木雅地區已經完成由詞彙動詞向繫動詞及時體助動詞的演變。由此認為今天這些地方的 red 乃由東北部安多地區擴散而來，時間顛倒，難以成立。其次，與安多地區緊鄰的甘肅迭部、舟曲和卓尼地區，今被作為東部語塊而與東北語塊（如安多語）和東南語塊（如木雅語、木裡語）並列。但卓尼有些方言點繫動詞用 /re³²/ (<red) (Rnamrgyal Tshembtan 2008:57)，而舟曲有些點則用 /gi/ 或 /dzə/ ²² 代替 red 的功能 (Sumbha Dongrub Tshering 2013:325–326)。東部語塊與東北語塊地理空間如此之近，red 卻在某些點未發生擴散接觸，難以理解。第三，歷史上安多地區從來也不是藏族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且藏區地域廣大，相距遙遠，道路阻隔，是故東部安多地區的 red 實在難以在二百年左右時間內具有如此大的擴散動力。

因是之故，我們認為「接觸擴散說」很難成立，不僅東北部安多語的 red 和 yin 的示證和情態對立很嚴格，沒有消失，而且西北語塊的拉達克即使沒有 red 做繫動詞的情形，但同樣發展了其他繫動詞來和 yin 對立以表達示證和情態的區別。

相對而言，山口瑞鳳 (1998:355–360) 的觀點更合理一些。他同武內紹人一樣，認為 red 是對終助詞 -o 的替換，而至遲在 15 世紀後半期，因具有表達「對象位相」意義的終助詞 -o 在口語中丟失，源自「變化」義的 red 替代 -o 成為繫動詞形式。²³ 而筆者本文第 3 節則詳細證明，在東南語塊的木雅地區，這個過程至少在 14 世紀已經完成。

²¹ 該文本轉錄自 Mogchong Phurkho 於 2010 所著 *Phamas Bdag la Vdiskad Gsungs: Amdovi Mkhasdbang dang Amdovi Phalskad* (漢譯《父母教我如是說：安多學者與安多方言》) (2010:54–58)。

²² /gi/ 和 /dzə/ 作繫動詞，我們認為可能皆來自 gyur/vgyur 的語法化，gyur/vgyu 語義為「變作、變化」之義（張怡蓀 1993:505），其可能因語法化而發生了不規則音變。但由「變化」義語法化為繫動詞，實則和 red 在語義及形態句法上有諸多一致特徵。有可能是發生在不同地區的平行演化現象。其還待詳細考證，此不贅述。

²³ 山口瑞鳳文中並未言明其觀點是否借鑒了武內紹人 (1990) 的觀點或受其啟發，還是自己獨立提出了這個觀點。

5. 附論一個相關的爭議

幾乎所有的現代藏語組語言都發展了由助動詞所表達的豐富的示證和情態系統 (Tournadre 2013:112)，其中繫動詞及其語法化的助動詞即是顯赫的標記之一。但此種區別到底是何時產生的，學界有不同意見。山口瑞鳳 (1998, 2002, 2003) 認為自古藏語時代藏語中即存在「主體位相」和「對象位相」的區別。他將「主體位相」界定為「表達說話者或寫作者對自己或與自己有關的人或事物的主觀認定、判斷和推測」，而「對象位相」則即「表達與敘述者或寫作者無關的客觀存在的事物時所做的認定、判斷和推測」(山口瑞鳳 2002:241–247)，繫動詞 *red* 即在此功能的對立中成熟起來，用以表達對象位相。這點其實和 Tournadre (1991:97, 註腳 14; 2008:298) 所採用的「向自我」和「向他者」或「自我知識」和「非自我知識」類似，兩者首先是一種語義 – 語用和情態上的區別。不過 Tournadre & Jiatso (2001:66) 認為在中古藏語中所存在的一些助動詞與現代標準口語中的助動詞雖然存在形態上的一致性，但它們的功能卻有別，它們缺乏「向自我」的示證功能，而且在時 – 體的表現上也不完全一樣。也即山口瑞鳳認為 *red* 在中古藏語中具有表達情態的功能，而 Tournadre & Jiatso 則認為不存在這種區別。Denwood (1999) 認為古藏語和中古藏語都不存在示證範疇。Saxena (1997) 結合拉薩話，溯源其體和示證互相影響的關係及歷史來源，明確認定古藏語繫動詞尚未產生示證功能。Hongladarom (1997) 和 Hill (2013) 結合古藏語和中古藏語討論了存在動詞 *vdug* 表達示證的語法化問題，但前者認為古藏語時代還不確定 *vdug* 是否已經產生示證情態，而後者較為明確地認為古藏語時代此功能已經產生。另外，上述武內紹人採用「內」和「外」這對術語，實即與示證和情態功能類似，且同樣認為這種區別源自古藏語時期。Hongladarom (1997) 通過對存在動詞 *vdug* 的語法化考察，認為其表達示證和情態的功能在 14 世紀左右既已出現，其產生受藏族人「彼此」和「客觀」對立的認知模式影響。星泉 (2010) 亦持類似觀點。

總體來說，上述各家理論所著眼的藏語組語言歷史發展階段有所不同，其理論所包含的內容也不完全相同，而且事實上通過現代藏語組語言可以看到各自的示證和情態系統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幾乎相同的，那就是可以根據說話者所佔據的「信息領域」而分為「向自我 – 向他者」或「主體位相 – 對象位相」這對語用範疇裡去。我們傾向於認同山口瑞鳳先生的論點，即這種區別在古藏語時代已經產生，後世的藏語組語言只是在這個大的框架裡又發展了各自的系統區別。而作為中部語塊等語言中與 *yin* 對立表達示證和情態的繫動詞 *red*，即在此框架下，在至遲不晚於 14 世紀的木雅地區口語裡，在上述第 3 章所闡釋的形態句法演變和第 4 章所論述的功能語用促動下，走向成熟。而類似 4.2 舟曲話裡繫動詞不用 *red* 而選用 /gi/ 和 /dzə/ 的情形，則體現了在此過程中不同地域語言或方言的區別，是一種語法化的平行虛化現象。

6. 結語

本文通過梳理自吐蕃時代至今的書面藏語文獻及比較現代藏語組語言，從而對主要分佈於藏語組中部語塊、東南語塊及東北語塊中的繫動詞兼時體助動詞 **red** 的歷史來源進行分析，並對 **red** 是如何演化出具有表達示證和情態功能的情形進行研究。**red** 在 10 世紀之前的古藏語中只有實義動詞用法，為「變化、變作」義，前面通常接綴具有止格詞形的名詞或形容詞，表達一種空間或動態情狀的變化。彼時尚未見到 **red** 做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用例。而後至遲在不晚於 14 世紀的東南語塊某些語言中，語法化為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或於此時用於表達「向他者」的示證意義，從而與表達「向自我」意義的 **yin** 形成對立。這種示證和情態上的對立功能，很可能是對古藏語時代即已存在的一種「語用－句法」結構的替換和發展。即吐蕃古藏語時代 **yin** 與 **-o** 表現出某種對立，**yin** 常用於帶有較多主觀語氣的否定句中，表達較多主觀的推測、認定和判斷。而 **-o** 作為終助詞，當其附著在名詞性或形容詞性的詞後面時，往往兼具了繫動詞的功能，從而 **yin** 與 **-o** 形成某種語氣情態上的對立。而在不晚於 14 世紀的中古藏語時代，隨著 **-o** 的消失，**red** 即在上述古藏語所在的形態句法結構下，演化為繫動詞，從而代替了 **-o** 的功能，最終形成 **red** 和 **yin** 在示證和情態方面的對立。

上述過程還具有地域性，像南部語塊的夏爾巴話、西北語塊的巴爾蒂話和普裡克話，東部語塊的舟曲話等，至今沒有 **red**，而是選擇了另外一個與 **red** 功能類似的成分與 **yin** 形成對立，表達示證和情態的區別。這是語法化過程中平行虛化現象的表現。

不過後世高度文學化的文獻依然絕少用 **red**，而多用 **yin**（如〈表 1〉所示）。再如整個歷史上所見藏語碑文文獻（如 Chabvag Rtamgrin 於 2012 年所編輯《藏文碑文研究》），從上至吐蕃，下至清朝，沒有一例 **red** 的用例，**yin** 卻並不鮮見。而在保留相對較多口語色彩的書籍中，如十四世紀的《木雅·嘉央扎巴自傳》中卻出現了數十例 **red** 做繫動詞和時體助動詞的用例，可見 **red** 在藏族學者心目中逐漸被視為一個「方言俗語」成分。²⁴ 文言語體及這種心理的確給研究帶來不少困難。鑒於書面語的高度文學化彩色，**red** 與 **yin** 的區別很難找到足夠的例句，比如最小對比對，加以系統化地證明，只能通過有限的例句加以推測。這很可能也是造成有些學者，如 Tournadre 認為中古藏語文獻中 **red** 沒有示證和情態功能的原因之一。

對現代藏語組語言發達的示證和情態標記歷史來源的探討，無疑構成藏語歷史形態句法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除 **red** 之外，其他藏語塊裡或方言裡的繫動詞來源機制值得繼續研究。筆者通過詳細研究古藏語文獻也發現，古藏語時代僅有 **yin** 和 **lags** 兩個繫動詞，且二者為謙敬的區別，繫動詞表達「向自我－向他者」的對立系統尚處於萌芽之中。而鈴木博之

²⁴ 現在南開大學文學院攻讀藏語歷史研究博士學位的昂色拉加，係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人，33 歲，博士入學之前一直在青海藏區就讀藏文專業，通曉安多和玉樹兩地方言，對古藏文具有較高水準。他告訴筆者，書面上只要看到 **red**，心裡就會有種暗示此為方言的體現，而正宗、典範的書面語是不用 **red** 的，只用 **yin**。這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何〈表 1〉所示眾多典籍中無一 **red** 的用例，而卻具有很多 **yin** 的用法的原因。

(2014) 對東方藏區²⁵的調查顯示，該地區口語中 red 是僅次於 yin 而分佈最廣的繫動詞，且都存在「向自我」和「向他者」²⁶的示證區別。但繫動詞詞根數量卻存在從一種到四種等不同的分佈形式，比如見於東部語塊（主要是甘南藏族自治州）中的單一繫動詞 /gi/ 系統，及 yin-/gi/ 和 red-/gi/ 對立的雙分系統，見於東南語塊（主要是迪慶藏族自治州）的 yin-zin-red 三分系統及 yin-red-zin-/ʔa.mbo/ 四分系統等。這種有別於古藏語的繫動詞詞彙形式及功能區別，是值得從形態句法的共時和歷時角度繼續深入探討的，而且很可能和語言接觸有密切關係。若擴大到整個藏語支，則這種繫動詞詞彙形式和系統功能的異同就更是一個極其有趣的話題了²⁷。而本文對 red 形成機制及示證來源的考察，無疑可以為此提供一個良好的借鑒視角。

引用文獻

- Author unknown. 1989 (originally ≤12th century). *Bkavchems Kakholma* བཀའ་ཆེན་མ་གཏི་ལོ་མ་ [The Testaments of Srongbtsan Sgampo]. Lanzhou: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Bielmeier, Roland. 2000.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epistemic functions of auxiliaries in Western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2:79–125.
- Chabvgag Rtamgrin (ཆབ་འགག་རྟ་མགྲིན་). 2012. *Bodyig Rdoring Zhibvjug* བོད་ཡིག་རྩོམ་ཅིང་ཞིབ་འཇུག [A Study of Inscriptions of Tibetan]. Lhasa: Tibet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Chang, Betty Shefts, & Kun Chang (張琨). 1984. The certainty hierarchy among Spoken Tibetan verbs of be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55.4: 603–634.
- Crystal, David. 1997.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4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 Crystal, David. 2000. *Xiandai Yuyanxue Cidian* 現代語言學詞典 [A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4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Jiaxuan Shen (沈家煊).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soma de Kőrös, Alexander. 1834.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 Dai, Qingxia (戴慶厦). 2012. *Jingpoyu Cankao Yufa* 景頗語參考語法 [Reference Grammar of the Jinghpaw].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 Das, Sarat Chandra. 1902.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Calcutta: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ot.
- DeLancey, Scott. 1981. An i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 and related patterns. *Language* 57.3: 626–657.

²⁵ 主要包括藏語支東北語塊、東部語塊和東南語塊這三部分。

²⁶ 他原文使用的是「非向自我」這一術語。

²⁷ 如西藏日喀則市區口語中繫動詞系統乃 yin-sbad（俗寫體，正字未知）雙分系統，而該地昂仁縣境內則有些地方乃 yin-mdav 系統（mdav 俗寫體，正字未知）。西藏阿里地區的噶爾縣、扎達縣、普蘭縣和日土縣等同樣採用 yin-mdav 系統，不用 red。而革吉縣、措勤縣等地則採用 yin-red 系統（瞿霽堂、譚克讓 1983:64）。sbad 和 mdav 都不見於鈴木博之所調查的東部藏區。

- DeLancey, Scott. 1985. Lhasa Tibetan evidentials and the semantics of caus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65–72.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DeLancey, Scott. 2003. Classical Tibeta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 by Graham Thurgood & Randy J. LaPolla, 255–269. London: Routledge.
- 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mudge Bsamgtan (དུད་གླེ་བསམ་གཏན་). 2005. *Brdasprod Blogsal Dgavston* བརྒྱ་མཐོག་སློབ་གསལ་དགའ་སྟོན་ [Introduction to the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Xini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Frajzyngier, Zygmunt. 1986. From preposition to copula.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ed. by Vassiliki Nikiforidou, Mary VanClay, Mary Niepokuj & Deborah Feder, 371–386.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Haller, Felix. 2000. Verbal categories of Shigatse Tibetan and Temchen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2:175–191.
- Hengeveld, Kees. 1992. *Non-Verbal Prediction: Theory, Typology, Diachron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Hildebrandt, Kristine A. 2004. A grammar and glossary of the Manange languag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epal: Manage and Sherpa (Pacific Linguistics 557)*, ed. by Carol Genetti, 1–189.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Hill, Nathan W. 2013. ḥdug as a testimonial marker in Classical and Old Tibetan. *Himalayan Linguistics* 12.1:1–16.
- Hodge, Stephen.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Tibetan*.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 Hongladarom, Krisadawan. 1997.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evidential tuu. *Southeast Asian Linguistic Studies in Honour of Vichin Panupong*, ed. by Arthur S. Abramson, 115–126.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Press.
- Hongladarom, Krisadawan. 2007. Evidentiality in Rgyalthag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17–44.
- Hoshi, Izumi (星泉). 2010. 14 seiki chibetto go bunken ō mitsuru meiji kyō niokeru sonzai dōshi 14世紀チベット語文獻『王統明示鏡』における存在動詞 [Existential verbs in the rGyal-rabs gSal-ba'i Me-long, a 14th century Tibetan narrative]. *Tōkyō Daigaku Gengogaku Ronshū* 東京大學言語學論集 [Tokyo University Linguistic Papers] 29:29–68.
- Hu, Tan (胡坦). 1984. Zangyu Lasahua zhong jizhong dongci jushi de fenxi 藏語拉薩話中幾種動詞句式的分析 [On the description of some verb constructions in Lhasa Tibetan].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1–16.
- Hu, Tan (胡坦). 2002. Lasa Zangyu zhong de “shi” zi ju 拉薩藏語中的「是」字句 [The copula verb construction in Lhasa Tibetan]. *Zangyu Yanjiu Wenlun* 藏語研究文論 [A Collection Essays on Tibetan Language Studies], 454–473.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Huang, Chenglong (黃成龍). 2007. *Puxi Qiangyu Yanjiu* 蒲溪羌語研究 [*Studies on Puxi Qiang*].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Jacques, Guillaume (向柏霖). 2008. *Jiarongyu Yanjiu* 嘉絨語研究 [*A Study of the rGyalrong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Jäschke, Heinrich August. 1881.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 Jespersen, Otto. 1924.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Jiang, Di (江荻). 2005. *Yiduyu Yanjiu* 義都語研究 [*Studies on Yidu*].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Jin, Peng (金鵬). 1958. *Zangyu Lasa, Rikaze, Changduhua de Bijiao Yanjiu* 藏語拉薩、日喀則、昌都話的比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hasa, Gzhiskartse and Chabmdo Tibetan*]. Beijing: Science Press.
- Jin, Peng (金鵬). 1979. Lun Zangyu Lasahua kouyu dongci de tedian yu yufa jiegou de guanxi 論藏語拉薩話口語動詞的特點與語法結構的關係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 propertie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Lhasa Tibetan].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79.3:173–181.
- Jin, Peng (金鵬). 1981. Zangyu Lasahua panduan dongci he cunzai dongci de yongfa 藏語拉薩話判斷動詞和存在動詞的用法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in Lhasa Tibetan]. *Xizang Minzu Xueyuan Xuebao* 西藏民族學院學報 [*Journal of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81.4:71–82.
- Jin, Peng (金鵬). 1983a. Zangyu Lasahua dongci de shi jiqi biaoda fangshi 藏語拉薩話動詞的式及其表達方式 [The mood and its structure of verbs in Lhasa Tibetan].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3.1:9–18.
- Jin, Peng (金鵬). (ed.) 1983b. *Zangyu Jianzhi* 藏語簡志 [*Outline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Karma Situ (ཀཾ་སུ་སུ་). 2003 (originally 18th century). *Karma Situvi Sumrtags Vgrechen* ཀཾ་སུ་སུ་འབྲེལ་ཆེན [Karma Situ's Annotation to the Tibetan Grammar Texts Sumrtags] (2th edition). Xini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Kelly, Barbara. 2004. A grammar and glossary of the Sherpa Languag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of Nepal: Manage and Sherpa (Pacific Linguistics 557)*, ed. by Carol Genetti, 191–32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Kuno, Susumu, & Etsuko Kaburaki. 1977. Empathy and syntax. *Linguistic Inquiry* 8.4:627–672.
- Lehmann, Christian. 198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 Programmatic Sketch (Arbeiten des Kölner Universalien-Projekts 48)*, Vol. 1. Cologne: University of Cologne.
- Li, Daqin (李大勤). 2002. *Gemanyu Yanjiu* 格曼語研究 [*Research on the Geman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2007. *Gudai Xizang Beiwen Yanjiu*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by Qilong Wang (王啓龍). Lhasa: Tibet People's Press.
- Lu, Shaozun (陸紹尊). (ed.) 1983. *Pumiyu Jianzhi* 普米語簡志 [Outline of Pumi].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Minyag Vjamdbyangs Gragspa (མི་གཤམ་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གས་པ་). 2005 (originally 14th century). *Minyag Vjamdbyangs Gragspavi Rangnam* མི་གཤམ་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གས་པའི་རང་རྒྱུ་ [The Autobiography of Minyag Vjamdbyangs Gragspa].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Mogchong Phurkho (མོག་ཆང་ཕུར་ཁོ་). 2010. *Phamas Bdag la Vdiskad Gsungs: Amdovi Mkhasdbang dang Amdovi Phalskad* བ་མས་བདག་ལ་འདི་སྒྲན་གསུང་ཨ་འདོའི་མཁས་དབང་དང་ཨ་མ་འདོའི་ཕལ་སྒྲན་ [My Parents Teach Me How to Speak: Amdo Scholars and Amdo Tibetan].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Nishida, Tatsuo (西田龍雄). 1987. Chibettogo no henshen to moji チベット語の変遷と文字 [History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its alphabet]. *Chibetto no Gengo to Bunka* 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ed. by Yasuhiko Nagano (長野泰彦) & Musashi Tachikawa (立川武蔵), 108–169. Tokyo: Tojusha.
- Nyang Nyima Vodzer (ནང་ཉི་མ་འོད་བཟུང་). 1988 (originally ≤12th century). *Chosvbyung Metog Snyingpo Sbrangrtsivi Bcud* ཆས་འབྱུང་མེ་ཏོག་སྒྲིང་པོ་སྤང་ཚེའི་བཅུད་ [History of Buddhism by Nyang Nyima Vodzer]. Lhasa: Tibetan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Oisel, Guillaume. 2013. *Morphosyntaxe et Sémantique des Auxiliaires et des Connecteurs Du tibétain Littéraire: Étude Diachronique et Synchronique* [Morphosyntax and Semantics of Literary Tibetan Auxiliaries and Clause Linking: A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y]. Paris: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Paris III dissertation.
- Ouyang, Jueya (歐陽覺亞). (ed.) 1985. *Luobazu Yuyan Jianzhi* 珞巴族語言簡志 [Outline of Lhopa Language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Pustet, Regina. 2003. *Copulas: Universals in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Lexic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Qu, Aitang (瞿霽堂), & Kerang Tan (譚克讓). 1983. *Ali Zangyu* 阿里藏語 [Outline of Ali Tibetan].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 Rgyaldbang Lngapa Chenmo (རྒྱལ་དབང་ལྷ་པ་ཆེན་མོ་). 1957 (originally 17th century). *Bod kyi Debther Dpyid kyi Rgyalmovi Gludbyangs* བོད་ཀྱི་དཔེ་ཐེར་དཔྱིད་ཀྱི་རྒྱལ་མོའི་ལྷ་དབྱངས་ [Records of Tibetan Kings and Minister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Rnamrgyal Tshebrtan (རྣམ་རྒྱལ་ཆེ་བརྟན་). 2008. *Conevi Bodskad la Dpyadpa* ཅོ་ནེའི་བོད་སྐད་ལ་དབྱེད་པ་ [Studies on Cone Tibetan].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MA thesis.
- Rnamrgyal Tshering (རྣམ་རྒྱལ་ཆེ་རིང་). 2001. *Bodyig Brdarnying Ttshigmdzod* བོད་ཡིག་བརྒྱ་རྒྱུང་ཆོག་མཛོད་ [Old Tibetan Dictionary].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Ruspavi Rgjanca (རུས་པའི་རྒྱལ་མཁན་). 1981 (originally 15th century). *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Chenpo Milaraspavi Rnamngur* རྣམ་འབྱོར་གྱི་དབང་ཕྱག་ཆེན་པོ་མི་ལ་རས་པའི་རྣམ་མཁན་ [The Life of Milarepa]. Xining: Qinghai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Saskya Bsodnams Rgyalmtshan (ས་སྐ་བསོད་ནམས་རྒྱལ་མཚན་). 1981 (originally 14th century). *Rgyalrabs Gsalbavi Melong* རྒྱལ་རབས་གསལ་བའི་མེ་ལོང་ [Records of Tibetan Royal Line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Saxena, Anju. 1997. Aspect and evidential morphology in standard Lhasa Tibetan: a diachronic study. *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 26.2:281–306.
- Shao, Mingyuan (邵明園). 2014. *Anduo Zangyu Arouhua de Shizheng Fanchou* 安多藏語阿柔話的示證範疇 [Evidentiality in A-rig Dialect of A-mdo Tibet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Nankai dissertation.
- Shvakya Rinchen Sdes gis Rtsomsgrig Byaspa (ཤུག་རིན་ཆེན་ལྷེས་གིས་རྩོམ་སྒྲིག་བྱས་པ་). 2012 (originally 14th century). *Yarlung Jobovi Chosvbyung Bzhugs So* ཡར་ལུང་ཇོ་བོའི་ཆོས་འབྱུང་བཞུགས་སྒྲིག་དཔར་གཞིས་པ་ [History of Buddhism of Yarlung] (2nd edition). Lhasa: Tibet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Silverstein, Michael. 1976.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ed. by R. M. W. Dixon, 112–171.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sKal-bzang 'Gyur-med (格桑居冕), & sKal-bzang dByangs-can (格桑央金). 2004. *Shiyong Zangwen Wenfa Jiaocheng* 實用藏文文法教程 [Practical Textbook of Written Tibetan Grammar].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Skyogsston Rinchen Bkrashis (སྐོག་སྟོན་རིན་ཆེན་བཀ་ཤིས་). 2000 (originally 15th century). *Lishivi Gurkhang* ལེ་ཤིའི་གུར་ཁང་ [Clove Tent].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Spanien, Ariane, & Yoshiro Imaeda. 1979.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me II*. Paris: National Library of France.
- Stassen, Leon. 1997. *Intransitive Predication*. Oxford: Clarendon.
- Sumbha Dongrub Tshering (སུམ་བ་དོན་རྒྱལ་ཆེ་འིང་). 2013. *Bod kyi Yulskad la Dpyadpavi Gtam Mutig Phrengba zhes byaba Bzhugs so* (བོད་ཀྱི་ཡུལ་སྐད་ལ་དབྱེད་པའི་གཏམ་མཁུ་ཉིག་ཐེང་བ་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Studies of Tibetan Dialect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Sun, Hongkai (孫宏開), Chenglong Huang (黃成龍), & Brug-mo-mtsho (周毛草). 2002. *Rouruoyu Yanjiu* 柔若語研究 [Studies on Rouruo].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 Suzuki, Hiroyuki (鈴木博之). 2014. Shilun dongfang zangqu Zangyu tuhua de yufa ditu: yi panduan dongci yu cunzai dongci weili 試論東方藏區藏語土話的語法地圖：以判斷動詞與存在動詞為例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geography of Eastern Tibetan languages: take the copula and existential verbs as an exam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August 7–10, 2014. Foshan: Foshan University.
- Takeuchi, Tsuguhito (武内紹人). 1990. Chibetto-go no jutsu ni okeru jodōshi no kinō to sono hattatsu kate チベット語の述部における助動詞の機能とその発達過程 [The function of

- auxiliary verbs in Tibetan predicates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ia no Syo-gengo to Ippann-Gengogaku* アジアの諸言語と一般言語學 [*Asian Languages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ed. by Osamu Sakiyama (崎山理) & Akihiro Sato (佐藤昭裕), 6–16. Tokyo: Sanseido.
- Takeuchi, Tsuguhito (武内紹人). 2002. Ki gigan ki kara seika jidai no chibetto go bunsho to chibetto go shiyō 歸義軍期から西夏時代のチベット語文書とチベット語使用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Tibetan texts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over East Turkesta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entury)]. *Tohogaku* 東方学 [*Eastern Studies*] 104:106–124.
- Thomas, Frederick William. 1957. *Ancient Folk-Literature from North-Eastern Tibet*. Berlin: Akademie-Verlag.
- Thomas, Frederick William. 2003. *Dunhuang Xiyu Guzangwen Shehuilishi Wenxian* 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annotated and translated by Zhong Liu (劉忠) & Ming Yang (楊銘).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Tong, Jinhua (佟錦華), & Bufan Huang (黃布凡). (trans. & eds.) 1990. *Baxie Zengbuben Yizhu* 《拔協》(增補本譯注) [*An Edited and Annotated to the Historical Text Rbabzhed*] (*Rbabzhed* is said to be written by Sba Gsalsnang and completed around the 11th century).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Tournadre, Nicolas. 1991. The rhetorical use of the Tibetan ergativ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4.1:93–108.
- Tournadre, Nicolas, & Konchok Jiatso. 2001. Final auxiliary verbs in literary Tibetan and in the dialect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4.1:49–111.
- Tournadre, Nicolas, Lhakpa Norbu Sherpa, Gyurme Chodrak, & Guillaume Oisel. 2008. *Sherpa-English and English-Sherpa Dictionary, with Literary Tibetan and Nepali Equivalents*. Kathmandu: Vajra Bookstore.
- Tournadre, Nicolas. 2008. Arguments against the concept of ‘conjunct’/‘disjunct’ in Tibetan. *Chomolangma, Demawend und Kasbek: Festschrift für Roland Bielmeier zu seinem 65. Geburtstag* [*Chomolangma, Demawend and Kasbe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Roland Bielmeier on His 65th Birthday*], Vol. 1. ed. by Brigitte Huber, Marianne Volkart, Paul Widmer & Peter Schwieger, 281–308. Hall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
- Tournadre, Nicolas. 2010. 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from sacred grammar to modern linguistics.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87–125.
- Tournadre, Nicolas. 2013. The Tibetic languages and their classification. *Trans-Himalayan Linguistics: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of the Himalayan Area*, ed. by Nathan W. Hill & Thomas Owen-Smith, 105–13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shalpa Kundgav Rdorje (ཚལ་པ་ཀུང་བ་ར་དོ་ར་ཇེ་ལོ་ཤེ་). 1981 (originally 14th century). *Debther Dmarpo* དེབ་ཐེར་དམར་པོ་ [Red Annals].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Vgos Chosvgrub (འགོས་ཚས་འབྱུང་). (originally 7th–10th century). *Mdzangsblun* མངོངས་བླན [Wisdom and Stupid], ed. by Sdedge, No. 341 (ཐྱེད་གཞི་པར་མ). Lhasa: Tibet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Vgos Lotsvaba Gzhonnubpal (འགོས་ལོ་ལྷ་བ་གཞོན་ནུ་དཔལ་). 1985 (originally 15th century). *Debther Sngonpo* དེབ་ཐུན་པོ [Green Annals].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Yao (王堯). 1982. *Tufan Jinshi Lu* 吐蕃金石錄 [A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Yao (王堯), & Jian Chen (陳踐). 1986. *Tubo Jiandu Zonglu* 吐蕃簡牘綜錄 [An Edited and Annotated Bamboo Slips Texts of Tu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Yao (王堯), & Jian Chen (陳踐). 1988. *Dunhuang Tubo Wenshu Lunwenji* 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 [A Collection of Dunhuang and Tubo Texts]. Chengdu: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Yao (王堯), & Jian Chen (陳踐). 2008. *Dunhuang Guzangwen Wenxian Tansuoji*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 [A Collection of Old Tibetan Documents of Dunhuang]. Shanghai: Shanghai Rarebook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Zhijing (王志敬). 1992. Zangyu Lasa kouyu zhong de jianleici re²³¹、tu²³¹ 藏語拉薩口語中的兼類詞 re²³¹、tu²³¹ [The homonym words re²³¹ and tu²³¹ in Lhasa Spoken-Tibetan].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92.1:123–136.
- Xie, Guanghua (謝廣華). 1982. Zangyu dongci yufa fanchou 藏語動詞語法範疇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the Tibetan verb].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1982.4:35–47.
- Yamaguchi, Zuiho (山口瑞鳳). 1998. *Chibettogo Bungo Bunpō* チベット語文語文法 [A Grammar of Written-Tibetan]. Tokyo: Shunjusha.
- Yamaguchi, Zuiho (山口瑞鳳). 2002. *Gaisetsu Chibettogo Bungo Bunten* 概説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 [An Outline of Written-Tibetan Grammar]. Tokyo: Shunjusha.
- Yamaguchi, Zuiho (山口瑞鳳). 2003. *Yōketsu Chibettogo bungo bunten* 要訣チベット語文語文典 [An Outline of Written-Tibetan Grammar]. Naritasa: Naritasa Shinshoji.
- Zeisler, Bettina. 2000. Narrative conventions in Tibetan languages: the issu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3.2:39–77.
- Zeisler, Bettina. 2012. Evidentiality and inferentiality: overlapping and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of the so-called evidential markers in Ladakhi (West Tibetan). Available at: <http://media.leidenuniv.nl/legacy/zeisler-bettina-handout.pdf> (accessed 11 July 2013).
- Zhang, Jichuan (張濟川). (ed.) 1986. *Cangluo Menbayu Jianzhi* 倉洛門巴語簡志 [Outline of Cangluo Menba Language].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Zhang, Jun (張軍). 2005. *Hanzang Yuxi Yuyan Panduanju Yanjiu* 漢藏語系語言判斷句研究 [The Determinative Sentence in the Languages of Sino-Tibetan Family].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dissertation.

- Zhang, Yisun (張怡蓀). 1993. *Zanghan Dacidian* 藏漢大辭典 [*Tibet-Chinese Dictionary*] (2nd edition).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Zhou, Jiwen (周季文), & Houfang Xie (謝后芳). 2003. *Zangyu Lasahua Yufa* 藏語拉薩話語法 [*A Grammar of Lhasa Tibetan*].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Zhou, Maocao (周毛草). 2003. *Maqu Zangyu Yanjiu* 瑪曲藏語研究 [*Studies on Rmachu Tibetan*]. Beijing: Nationalities Press.
- Zhou, Wei (周煒). 2000. *Milaribazhuan de Yufa Tezheng ji Bijiao* 《米拉日巴傳》的語法特徵及比較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mmar Features and of Biography of Mi-la-ras-pa*].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Received 19 October 2013; revised 1 October 2014; accepted 11 March 2015]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ost-doctoral Research Center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05 West Third Ring Road North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48, China
nkmyshao@sina.c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pula Verb *red* in Tibetic Languages

Mingyuan Sha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The copula verb *red*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sections of Tibetic languages, forming obvious opposition with another copula verb *yin* to convey 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meanings of heterophoric and egophoric respectively. In Old Tibetan *red* only acted as a content verb defined as *become* or *turn*. No later than the 14th century, in the region of Muya, which affiliated to the Southeastern section of Tibetic Languages, *red* evolved into both a copula verb and an auxiliary verb, which indicated tense and aspect. Correspondingly,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of pragmatic-epistemic meaning between the structure formed by the copula *yin* and declarativ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o* in Old Tibetan exists, in which *yin* is utilized frequently in the Negative Structure. Therefore, acquired mood distinctions exist to convey subjective judgment and emphasis, and also constitute distinc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o* formation, which is generally adopted to convey indicative mood that indicates less of the speaker or writer's subjective attitude. Subsequently, in colloquial speech no later than the 14th century, with the extinction of the particle *-o*, *red* gradually took the place of the particle *-o* and developed much more stringen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egophoric and heterophoric meaning.

Key words: Tibetic Languages, copula, grammaticalization, evidentiality, egophoric